



治統紀畧 卷

明攜李沈堯中著自序曰古今治亂

正於王係王於天天叙天賦古今天討如

有治亂統有經緯之世及也而喜誓亂

征上伐下也而湯武放下秦

滅六國海內一統功之得天下莫若漢

為其誅暴也次莫如取天下於孤兒

寡婦之手與篡句兵不血刃歷年多

施澤於民晉與魏埒耳是

時天下無後有宋齊梁

陳裕之弒安恭之弒寶融

也。霸先之弑江陰。

來。遂劉曜區。

是而周宋。

猶之乎秦。

之弑昭與昭。

下之大賊也。其在唐。

忠義凜然。乃若劉知遠。非其比也。

與焉。猶之梁篡唐而後唐代之也。不可得而廢也。故唐

虞禪權也。晉宋亦曰禪則謬矣。况宋齊梁陳乎。湯武放

伐權也。晉周亦曰放伐則舛矣。况宋梁石乎。乃昭宋

祚偏安。遼金薦食。蒙古氏長驅而前。踰江淮窮閩粵。

倚盧以

亂華之比也。降

於此。隋幾混一。

之後。有梁晉周溫

歟。文弑賚也。是天

唐亡。猶奉正朔。

比也。滅晉而漢

不奪不厭。是蓋天下之大變也。惟我太祖高皇帝。把

三尺。蕩八荒。乾坤闢而再正。日月浴而重明。大明之歷

稱為功高萬古。得國之正。直與黃虞爭烈。而漢且瞠乎

其後矣。何唐宋之足云。宜乎聖子神孫。萬萬世無窮也。

故嘗為之說曰。治統有二。有正。有變。統。古以下。太

昊炎黃。少昊顓臾。喜靈。及我皇明。正統。

也。秦政晉炎。決北漢元變統也。

若羿浞莽。塘郭威。是謂篡國。

周之秦漢。周之陳。是謂僭

國。均之北。是而書少。康漢

不書莽。而書孺。元

順帝未通而書皇明變統宜奪則秦昭莊不書而書東周隋侑侗不書而書唐變統宜予則唐閔帝亡而猶書從益漢隱帝亡而猶書從鈞篡國宜誅則宋齊梁陳不書而書魏周朱梁晉周不書而書後唐與漢僭國宜斥則西楚不書而書漢魏吳不書而書後漢女后不可訓則呂雉不書而書少帝武則不書而書中宗夷狄不可長則魏不始於拓跋珪而始於明元泰帝之六年元不始於鉄木真而始於世祖至元之十七年此外封建竊據大則書小則否其各始終凡例一票於春秋而參以范氏唐鑑胡氏補遺朱子綱目間亦附以己意摠之求合於天而先儒異同弗敢泥也

紀元考四卷

明萬歷間吳郡郁紹賢閱緒撰自序曰紀元起于漢之武帝其雄才大畧制作實繁而作史者以為獨此有得厥後人主每嫌襲故而廷臣恒失討論未免吐核再登敝錦重綴此唐宗之須博覽宋祖之用讀書良有以也紹賢業竝屠龍好同操瑟因窮特甚抑鬱靡伸然且口不絕吟腕無停寫于以遠稽炎漢仰溯皇明恭撰紀元考四卷其間僭竊偽號悉皆蒐獵無遺更有緒言用陳末簡或采之于典籍已遍五車或索之于思維竟逾三篋雨窓剔蠹雪案揮毫彙茲為集裝以成編庶千載之足徵備一時之參考准我朝一統之無外正朔遠被于

八埏一號之永傳成憲恪遵于萬禩是誠遵遠古之至
治而陋近戕于不居者矣。又曰一考歷代帝王紀元
一考歷代僭偽紀元一考紀元相同者一考以天地紀
元以人事紀元以動物紀元以植物紀元以器物紀元
者又考用天字紀元用大字紀元用太字紀元用泰字紀元用建
字紀元用元字紀元用聖字紀元用神字紀元用文字紀元用武字
紀元用道字紀元用德字紀元用明字紀元用昌字紀元用壽字紀
元用嘉字紀元用永字紀元用和字紀元用寧字紀元用康字紀元用
平字紀元用光字紀元用熙字紀元用中字紀元用正字紀元用延
字紀元用咸字紀元用炎字紀元用始字紀元用初字紀元用通字
紀元用安字紀元用皇字紀元用寶字紀元用隆字紀元用景字紀

用開字紀元用乾字紀元用興字紀元用運字紀元用統字紀元用
治字紀元用化字紀元用紹字紀元用承字紀元用成字紀元用長
字紀元用祐字紀元用貞字紀元用章字紀元云云又有一字至
六字紀元者又有不改元再改元二字皆新父子同稱
三世同稱又有添元及世遵一號者

歷年二十一傳

明新安程元初全之輯江起鵬羽健編高安陳邦瞻序
曰歷年二十一傳者新安程全之氏所著合二十一史
而為書者也曰傳者何每書必提其綱而後次其事如
經之有傳然故稱傳也曰歷年者何其書一以編年為
次雖事有離合詞有錯綜然必表年以首事或因年而
旁見故稱歷年也全之之意蓋曰史自司馬氏以來紀
表志傳遂成不易之體名為一代正史然紀表于事既
有所不盡而志傳僅屬一事一人之始終故以論世粹
不能得其條貫疑散又一事而前後屢出疑複故自正
史外為編年者終不可廢而荀悅袁宏二紀與馬班並

行學者亦多所去取。折衷于其間。靡得而偏主也。宋涑水氏通鑑亦頗沿二氏舊。而上溯邛明。下迄五季。提撮機要。俾上下千數百年之故。粲如指掌。殫眉偉矣。而紫陽氏綱目復因之。綱者大書。以舉要目者分註。以備言一開卷。則其大義炳日星。而其微詞析秋毫。蓋自有編年以來。至是而始無遺法焉。獨兩先生之旨。謨國者志主獻替。立教者義宗筆削。主獻替者。非大事不書。宗筆削者。遇繁稱必詘。凡歷代之奇聞異見。瑰詞瑋辨。間亦有所不得而盡攝者。亦其體然也。余為是傳。蓋謬通正史。編年為一體。正史之散者合。複者刪。而編年之遺者收。畧者備焉。以代。則始季周。盡宋元。以法。則自左氏前。

表。而秉于涑水紫陽二氏。以事與文。則子長孟堅而下。史官文人之籍。具在焉。余非敢繫籍聖賢。而妄擬作述也。要以撮事詞之勝。而統策牘之全。儻亦論世者之所不棄乎。陳子曰。此全之之自序云爾。說者謂仲尼沒而諸子興。各做論語。以空言著書。于歷代實跡。罔所紀繫。紹名世者。實在馬遷。今操觚家。滿海內。往往採春華而忘秋實。千古一轍。為可慨也。余蓋嘗讀吾鄉鄧先生函史。慨然廢書而歎。嘉其有當世之志。後官白下。得謝少連氏季漢書。今又得全之。是傳。此三。無論之才之美。足追古良史。即生平矻矻。盡窮古今之變。而考之行事之實。非徒以藻績。洵。此其志。豈易得哉。萬歷甲辰。

○
編年考

雲間沈 坤仙著吳偉業序曰編年者何以事繫日以
日繫月以月繫歲此所謂編年也編年考之為書者何
以歲繫人以人繫事而日月不必考則不可謂之編年
然以人之盛衰始卒貴賤賢不肖皆分繫之乎年雖謂
之編年可也雲間沈坤仙氏實成此書其子麟字友聖
以詩名則余友也友聖之言曰吾父名不出里巷躬畊
十年而成此書願請先生一言序其簡端
父嘗以
謂麟曰吾之為此書蓋以自警且
生而神靈少而穎異則未嘗不
或年
未強仕貴至三公揭節重組立功立事
不望爾

之顯且有所建。聖也。若夫鹿裘帶索之叟。或
或鈔書千卷。吾蓋以此自勗。而然。則
麟也。再拜受教。今以遭。不偶。父。子。之。長。于田間。
而吾之壯盛日已過。吾父之篤隆日已及。將其平生著
述。無以傳示乎來世。願以是屬之先生。余應之曰。子知
古人編年之道乎。夫紀載之存疑。傳聞之失實。未有不
始于年者也。三皇之前。皆萬有餘歲。其言荒遠。不經。即
其後言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一以為改年。一以為紀
歲。則失之。譌文王百歲。武王九十歲。而謂文王以其五
子武則失之。誣。且以孔子之生年卒月。三傳史記所
載。已酉庚戌。已卯之異。其年十月十一月四月五月之

三十三朝史綱紀要七十二卷

明樞李黃洪憲輯。申時行序曰。且夫古之作者。紀傳則
有尚書。史中之經也。編年則有春秋。經中之史也。要之
體雖不同。事辭道法。則一而已矣。後世作史者。能幾是
歟。是故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者。司馬遷之史
紀也。不激詭。不抑亢。贍而不穢。詳而有體者。班固之漢
書也。可謂一代之史者。有荀悅之兩漢紀。自謂無慙良
史者。有范曄之東漢志。南朝諸史。成于沈休文之輩。北
朝諸史。作于魏收之徒。無忌之作隋。丁以邁遷固之
作。永叔之作唐史。可以正舊史之失。李太初之作五代
史。世稱所可取者也。要之互有得失。君子不能無遺議。

馬惟司馬溫公編資治通鑑及目錄胡文定公修舉要
補遺其文似約而該首末非遺而覽者勿遍邇世所宗
惟朱子綱目歲周于上而天道明統正下而人事定
要其大旨則在于明正統而已所謂編年體者在是而
紀傳體亦寓焉故蔡陽黃君因金仁山之通鑑前編而
聯之以朱子之綱目名曰史綱紀要是紀也簡而周詳
而整綱倣春秋而參取群書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
儒之粹且首盤古而訖元季上下數千百載國之興存
亡君之聖哲狂暴臣之忠賢奸讒士之出處去就一遍
目而可會其紀也雖事辭道法與傳紀之尚書編年之
春秋不能無微間焉要之仰視涑水通鑑紫陽綱目則

可挽轍而並馳矣豈諸史紀云乎哉萬歷戊寅九月

其

其

其

異其月已丑乙丑之異其日其不可考者一也老聃莫
知其所終或言百有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其不可考
者二也長狄榮如死于魯桓公十六年而其兄焚如以
宣公十五年見獲于宋相去百有三歲其不可考者三
也以家語按之伯魚之卒宜在顏淵後而論語說謂其在
其前其不可考者四也夫春秋者編年之書也史記者
繼編年而作者也今以二書參互徵考而其譌舛乃至
于此安知後之史家繼千百年而作者其紀元年表無
傳聞異辭者乎又安知魯人鉅儒公羊載弟子傳述
所謂年譜者其說果可盡信乎而公羊氏能自漁百氏
錯綜萬家以成此書其道固非以為編年也公羊氏書簡

脫誤傳寫舛錯自有見乎編年之難而特借一搜羅考索以輔其所不及且又父子二人今世王以鋤第居著書樂道不倦後之人考其年月孰謂之無所裨益乎余所以謂之編年者蓋以此歎其可傳也已

通鑑本末紀要八十一卷

華亭林子卿安國編輯并注錦川蔡毓榮仁菴為刊

首歷代統系次歷代國都次三皇紀畧次五帝紀畧次

三王紀畧次東周紀畧次齊桓伯畧次宋襄伯畧次晉

文伯畧驪姬之難附次秦穆伯畧次楚莊伯畧次晉楚爭伯

次吳越報復吳楚之釁附次魯三家次晉六卿欒卻次子產

相鄭次齊田氏次三家分晉次燕齊報復次蘇張從橫

次秦并六國次豪傑亡秦次漢高滅楚次諸將之叛次

諸呂之變次匈奴和親次文景紀畧諸王一變次武

帝紀畧次淮南謀反次武帝伐匈奴次內越次

武帝通西域次武帝神仙次巫蠱之禍次霍秉政次

宣帝紀畧次趙亮國破羗次匈奴歸漢次元次也畧顯恭
朝次河決之患次丁傳用事次黃賢漢

次光武中興次平赤眉次平漁陽彭次光武平齊劉永

張茂平隴蜀田公孫述隗囂次明章紀畧次竇氏專恣次

西域歸附次匈奴叛服次諸羗叛服次安順二帝之立

次梁氏之變次黨錮之禍次宦官亡漢次董卓之亂次

黃巾之亂次袁紹滅公孫瓚次曹氏篡漢次照烈繼統

次孫氏據江東次諸葛亮出師次魏滅遼東次魏誅曹

爽次吳殺諸葛恪孫琳逆次後帝之亡次司馬氏篡魏

淮南次晉滅吳次賈后專恣次八王之亂汝南王瑋趙

王倫齊王同長沙王乂成都次陳敏之叛次晉室之東

王穎河間王顓東海王越

次前趙志畧劉前燕志畧次成李志畧特前凉志

畧張王敦之亂蘇峻之亂後趙志畧次江左經畧中

原次桓温廢立次前秦志畧苻次後燕志畧次孫恩

附次後秦志畧姚弋次拓跋興魏次桓玄之亂次孫恩

盧循之亂次譙縱之亂次西秦志畧乞伏次後凉志畧

光次北凉志畧沮渠次南凉志畧次南燕志畧慕容

德次西凉志畧李暠次夏志畧赫連次北燕志畧馮次

仇池志畧馮氏次劉裕篡晉次元魏寇宋次徐傳廢立

次宋文紀畧次彭城王專政次宋文北伐次太子劬弒

逆次魏太武紀畧宗愛次宋孝武紀畧南郡竟次廢帝

之亂次宋明北伐次蕭道成篡宋次齊武帝畧次魏

孝文紀畧文附次蕭鸞篡立次元魏侵齊蕭衍篡

齊次梁魏交兵次魏伐柔然次魏肇行軍次魏胡后

臨朝次魏六鎮之叛次元顓入洛次魏尔朱之亂次魏

分東西次高氏篡東魏次宇文篡西魏次侯景之亂次

梁氏亂亡次王琳奔齊陳附次齊常山王篡立次陳安

成王篡立次周陳之叛周應次周武帝紀畧宇文護

次周伐齊次吐谷渾志畧次周滅齊次楊堅篡周次隨

滅陳次隨易太子次突厥朝隨次隨伐高麗次煬帝亡

隨次高祖興唐次唐平山東竇建德次唐平東都李密

充次唐平隴右薛舉次唐平河西李軌次唐平河東朔方劉武

師周梁次唐平江陵蕭銑次唐平江淮杜伏威次太

宗平內難次太宗紀畧次太宗易儲次唐平突厥次唐

平鐵勒次唐平西突厥次唐平吐谷渾次唐平遼東次

吐蕃請和次唐平奚契丹次高宗紀畧次突厥叛唐次

武韋之禍次太平公主謀逆次玄宗紀畧次李林甫亂

政次姦臣聚斂韋字文融次楊氏之亂次安史之

亂次李輔國用事張后程元振次僕固懷恩之叛周智次元

載專政次吐蕃入寇次兩稅之弊次劉晏理財次德宗

紀畧次盧杞之姦裴延齡次涇原之變次李懷光之叛次

吐蕃叛盟次任文用事次憲宗紀畧次魏博志畧次盧

龍志畧次成德志畧次淄青志畧次淮志畧次澤潞

志畧次宣武志畧次滄景志畧次西川志畧南詔志

畧次回鶻叛服次宦官弒逆甘露之變附次朋黨之禍次宣

宗紀畧次裘甫寇浙東次龐勛之亂次石復河湟次唐

平黨項次黃巢之亂次李克用歸唐次蒲晉邠岐之亂

王重榮李克用朱玫李昌符次邠岐三鎮之亂王行瑜李次晉汴構

兵次朱温并諸鎮次朱温篡唐亂附次吳志畧楊行

次前蜀志畧王建次李氏據鳳翔李貞次南漢志畧劉次

閩志畧王審次吳越志畧錢次楚志畧殷次南平志畧

高季次後唐滅梁次契丹入寇次鄴都之變次明宗紀

畧秦王之亂安重誨專權次潞王篡弒次石敬瑭篡唐

次後蜀志畧孟祥次三鎮之叛天雄范延光河陽張從

次契丹滅晉次南唐志畧昇次後漢復中原次三叛連

兵趙思維王景崇李守貞次郭威篡漢次世宗紀畧次北漢紀畧

劉次宋太祖代周次金匱之盟次太宗紀畧次契丹寇

宋次西夏叛服次交州之變次蜀盜之平李順張次真

宗紀畧次契丹盟好次天書封祀次丁謂之奸次明肅

莊懿之事次夏元昊拒命次仁宗紀畧次慶曆黨議次

廣南之亂儂智次英宗紀畧韓琦定次王安石變法次

神宗紀畧次西南用兵次西夏用兵次熙河之後次元

祐更化次洛蜀朔黨議次哲宗紹述次建中初政次金

滅遼次蔡京擅國次花石綱之後次道教之崇次燕山

之後次金人入汴次二帝北狩次高宗嗣統次黃汪主

和次苗劉之變次金人南侵次平群盜次金人立劉裕

次張浚經畧關陝次吳玠兄弟保蜀次岳飛規復中原
次秦檜主和次金亮之惡次金亮南侵次孝宗紀畧次
隆興和議次兩朝內禪次韓侂胄專政次道統諸儒次
韓侂胄開邊次吳曦之叛次蒙古取燕次金好之絕次
李全之亂次史彌遠專政次蒙古取河北山東次蒙古
取汴次宋會蒙古滅金次蒙古連兵次余玠守蜀次董
丁之奸次蒙古滅夏西次蒙古創業次蒙古南侵次賈
似道當國次元帝次元陷臨安次宋室之亡次元世祖紀畧次
元平群盜次阿合馬桑盧之奸次北邊諸王之亂次高
麗臣元次元伐西南諸國次成宗紀畧次武仁授受之
際次武宗紀畧次仁宗紀畧次鐵木迭兒之奸次佛教

之崇次三帝之次文宗紀畧次順帝紀畧次伯顏哈
麻之奸次方國珍之亂次徐壽輝下次韓林兒據汴
毫次張士誠據平江次陳友諒據江州次諸帥之爭次
順帝歸沙漠

凡例曰一紀事之體創始於宋袁機仲先生與編年相
為表裏先儒以為通鑑之戶牖誠著述之鴻裁也篇帙
浩繁世無節本是書芟繁存要標目相仍第若晉之五
胡唐之藩鎮五代之十國自非各為始終鮮能燭其條
貫今本晉書載記以記十六國本唐書方鎮列傳以紀
河北諸藩本五代世家以紀十國則與表之迥異事期
晰明非敢妄清作者之體也一是書大旨詳於紀事而

畧於文章詳於分裂而畧於一統詳於魏晉以後而畧於秦漢以前至於溯源窮委搜討靡遺間多表本之所未備其有一事而互見數處者則以賓三為詳畧而分見兩處者則因附麗為彼此焉一歷朝典制文獻自有成書其間因革大端隨事採摭以備宏覽雖卷帙甚約而考訂實煩云一紀事之作本以歲月綿邈故哀而次之使初終易稽也若事不越歲文不累牘無取多誤標題今表氏全書為題二百有十全金陵沈氏撰本末前編事不過戰國以前為題百九十有奇則不如讀左氏之為得矣今於東周以上但用編年其後代帝王事幾繁盛者別立紀畧以盡其餘創業之至則附於即位之後

不更別立紀畧一紀年或大書或分注以及崩薨殂卒悉遵綱目期畫一也而綱目以褒貶為義是書以紀事為文故不立提綱其割據之際年號紛然但取其與本事有關者分注行首餘不贅及用以省文一事有刑之可惜筆之則贅者因人因事附載細書以資宏覽一司馬溫公作通鑑目錄薛方山先生作甲子會紀皆撮史書之要為考閱之資今於卷首撰次歷代統系使帝王世次瞭如指掌又合采二書擇其有關於治亂存亡之大者著之繼之以歷代國都而諸僭繼國據者皆附焉一有明之事因國史未有成書不敢妄為置筆一箋疏訓詁經史之所不廢若天台胡氏之注通鑑建安馮氏

之著。質實。信有為功學者。而胡注郡邑。咸。唐。宋代。質實。不能偏注。每每稱見某卷。不無繙閱。搜討之煩。是書與地志。悉注今名。義關稽古。備加研訂。而前事所注。後事復詳。要令讀者。不待越卷而求也。一左氏之文。於人或稱其名。或稱其字。或稱其官。以及晉之十六國。唐之諸鎮。史或稱某國某鎮。而不必兼其人。或稱其人。而不必兼其地。此皆臨文之義。然未免為讀史之勞。是本悉為詳注。一覽洞然。凡為魯者。立法。故不憚見哂於穎敏之家也。音義過詳。亦本斯意。一古人字里。惟列傳為詳。通鑑僅稱其地耳。今並詳為考注。一是書每以一事為始。終。凡注地名。在今一府之中。有再見者。不復冠之以省。

一縣之地。有再見者。并不復冠之以府。年月則不復冠之。以某帝。皆以省文。其卷首統系國朝。之。母。以一代為始。終。初詳後畧。非為舛襍也。一廟諱御名。並遵古例。減其點畫。其有俗所諱字。本非功令。不敢竄易失真。

皇明史乘考誤七卷

明太倉王世貞元美著自序曰國史之失職未有甚於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諱始命內閣翰林臣纂脩實錄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陳牘而已其於左右史記言動闕如也是故無所考而不得書國忸袛闕則有所避而不敢書而其甚者當筆之士或有私好惡焉則有所考無所避而不欲書即書故無當也史失求諸野乎然而野史之弊三一日挾却而多誣其著人非能稱公平賢者寄雌黃於睚眦若雙溪雜記瑣綴錄之類是也二曰輕聽而多舛其人生長閭閻間不復口係官言聞而遂述之若枝山野記剪勝野聞之類是也三曰子怪而多誕

或割爲幽異可愕以媚其人之下 竅而遂書之若客
座新聞庚己編之類是也無以牙之家乘銘狀乎此諛
枯骨謁金言耳雖然國史下恣而善益真其叙章典述
文獻不可廢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徵是非削諱忌
不可廢也家史人諛而善溢真其讚宗閥表官績不可
廢也吾於三者管豹耳有所見不敢不書之以俟博洽
者考焉夫家乘是而疑譽者吾弗敢植也野史非而疑
毀者吾弗敢救也其齟齬而兩有證者吾兩存之其拂
而覈者吾始從陽秋焉鄙人之途聽而誕者也識人之
脩却而誣者也則弗敢避矣
自一卷至五卷皆考國史野^史之誤自六卷至七卷皆考家乘之誤

明書一百七十一卷

明史官傳維鱗纂一本紀補入建文帝景帝斥睿宗不
與二宮闡紀三表四志五記六世家七勲臣傳八忠節
傳九儒林傳去道學十名臣傳十一孝義傳十二循良
傳十三武臣傳十四隱逸傳十五雜傳宋訥劉基宋濂
等仕元又仕明者皆入焉十六文學傳不登歸有光十
七權臣傳等嚴嵩於張居正十八藝術傳十九列女傳
二十外戚傳二十一佞倖傳張亨敬方獻夫霍韜等皆
在焉二十二殘酷傳二十三奸回傳二十四宦官傳二
十五異教傳二十六亂賊傳二十七回國傳二十八補
元臣傳二十九敘傳自明初至明^末尚多未備

明太祖高皇帝實錄二百五十七卷

明建文元年正月勅修太祖高皇帝實錄禮部侍郎董

倫王景彰為總裁官太常少卿廖昇侍講學士高巽志

為副總裁官國子博士王紳漢中府學教授胡子昭齊

府審理楊士奇崇仁縣學訓導羅恢馬龍他即甸長官

司吏日程本立等為纂修官三年十二月實錄成洪武三十

一年八月惠宗即位後徵江西處士楊士奇充實錄編修官尋授齊府審理仍番編纂

四年七月成祖以知府葉惠仲修太祖實錄指斥靖難

事為逆黨論死籍其家十一月命重修太祖高皇帝

實錄以曹國公李景隆監修忠誠伯右瑄副之

永樂元年上以太祖高皇帝實錄命禮部預定賞

格尚書李至剛以修元史例進。一版繼皇考神功聖德。貽範萬世。豈述前代者可比。遂親定賞格。六月。解縉等上表進太祖高皇帝實錄。

九年十月。命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上以前監修總裁官李景隆、茹瑄等心術不正。又成於急促。未極精詳。巡幸北京之初。命胡廣等重修。至是。命姚廣孝、夏原吉爲監修官。胡儼、黃淮、楊榮爲總裁。官楊士奇、金幼孜爲纂修官。皆賜勅勉勵。十六年五月。夏原吉等上表進太祖高皇帝實錄。上具皮弁服。御奉天殿受之。賜原吉等鈔錠彩幣有差。

太祖實錄起于元至正辛卯。終于洪武三十一年戊寅。

謝鐸曰。我朝度越歷代五事。一攘克夷狄。以收復諸夏。二肇基南服。而統一天下。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交。四躬自創業。而臨馭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嚴。

鄭曉曰。帝本天縱之姿。晦迹田里。見元政陵夷。豪傑並起。忍爲殘虐。天下大亂。閔焉傷之。不得已起義兵。即條法令。明約束。務以寧輯爲事。所至安堵。十餘年間。盪滌鹵寇。平一天下。雖曰天命人歸。要亦神武不殺之所致也。即位之初。制作禮樂。修明典章。興舉廢墜。定郊祀。建學校。崇儒術。育賢才。罷斥異端。表章經籍。謹宮壺之政。嚴宦寺之防。杜戚里之謁。正神鬼之號。嚴祭祀之典。察禎祥。推歷數。審法度。詰兵戎。斥侈靡。絕游幸。却異味。辨

祥瑞馭撫四夷。恩威浹洽。味爽臨朝。日晏忘食。虛心清
問。從善如流。神謀睿斷。照見萬里。上初不識書。每退朝
暇。延接儒士。講論經典。又取古帝王嘉言善行。書之殿
廡。出入省視。凡詔誥命令。揮筆立就。或命侍臣立榻下。
搯觚授詞。混混千言。皆淳雅高簡。洞達物情。戒諭臣下。
動引經史。諄切懇至。聽者感動。訓戒子孫。臣庶具有成
書。足法萬世。至于罷獻俘。禮亡國。尊高年。興孝弟。勸農
桑。蠲逋負。旌廉能。斥貪酷。摧奸佞。佑善良。寬仁愛人。專
務德化。三十餘年。吏靖民安。海內殷富。功德文章。巍然
煥然。過古遠矣。

錢謙益有太祖實錄辨証二卷。撮其數條。附于後。潘樞
章力田又駁其謬誤。

永樂元年六月十五日。奉天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子太師曹國公監脩國史都總裁
官臣李景隆等誠惶誠恐頓首上言。聖人受命。啓萬世
之鴻基。史氏纂書。示百王之大法。是故堯舜之事。載之
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冊。俾文獻之足徵。實古今之通
義。矧創業垂統者。皆在於貽謀。而繼志述事者。敢忘於
紀載。鋪張極盛之閱。休揚厲無窮之偉績。歷選前聞之
作。允爲達孝之規。欽惟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
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應千年之景運。集羣聖之
大成。天命眷顧之隆。起徒步不階於尺土。人心嚮服之

誠未三年已定於京都。龍飛雲從。而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日照月臨。而山川鬼神莫不攸寧。有過化存神之妙。有綏來動和之應。英傑不期而會。遐邇不令而從。盡收當世之賢才。大拯生民於水火。羣雄歸命者。不戮一夫。元主遁荒。而禮遣其嗣。四方幅員之廣。亙古所無。中國先王之典。悉復其舊。守帝王心法之言。明聖賢道學之統。罷黜百氏。彌綸六經。範圍造化。曲成萬物。天休滋至。而兢業貫乎始終。諸福畢臻。而謙抑純乎表裏。在位之久。三十餘年。升遐之日。萬方哀悼。比於近古。邈然罕儔。漢高年不登於中壽。光武運僅紹於中興。唐高祖因隋之資。宋太祖承周之業。元世祖席累世之威。皆未有若

斯之盛也。欽惟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天生聖善。克相肇基。則徽德邁於嬪妃。開創功超於胥宇。夙聞文定之祥。允叶坤元之吉。螽斯有百男之應。鳴鳩均衆子之恩。保合承天之慶。簡能造化之仁。歷考古后妃。蓋莫盛於周室。然摯有誕聖之祥。而無輔運之跡。邑姜有輔運之迹。而無誕聖之祥。矧皆起邦君式。克承世緒。降及近世。皆非等倫。若夫同起布衣。化家爲國。正位中宮。十有五年。家邦承式。天下歸仁。誕育聖躬。萬世永賴。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欽惟皇帝陛下。合體乾坤。重華日月。煥帝堯之文章。繼武王之繼述。孝事太祖。有見而知之之實。廣詢當世。得聞而知之之詳。發蘭臺記注。

之書而徵以藩邸之副。鈿金滕石室之秘。又考於世家之藏。爰當嗣位之初。首頒脩史之詔。命臣景隆。忠誠伯臣茹璫。翰林學士臣解縉。總裁翰林學士臣王景禮。部尚書臣李至剛。侍讀臣胡靖。臣晉日章。臣王灌。臣胡儼。侍講臣鄒緝。臣楊榮。臣金幼孜。臣楊士奇。脩撰臣李貫。臣吳溥。編脩臣楊溥。臣鄭好義。檢討臣王洪。博士臣張伯穎。臣王汝玉。典籍臣沈度。臣潘畿。待詔臣王延齡。給事中臣朱絃。吏部郎中臣徐旭。國子博士臣金玉鉉。助教臣王達。行人臣蔣驥。僉事臣知府臣劉辰。知州臣鄒濟。知縣臣王褒。臣楊觀。臣梁潛。臣趙季通。臣沈瑜教。諭臣劉宗平。臣解榮。訓導臣羅思程。臣傅貴。清晉府

伴讀臣蘇伯厚。靖江府教授臣張顯。儒士臣端禮。臣楊孟力。臣朱逢吉。臣莫步。一。一。脩。慎。選。多。士。賜。宴。便。蕃。即。開。館。於。禁。中。屢。繙。閱。於。機。暇。以。百。人。之。歷。期。年。之。久。惟。盡。校。讐。之。力。實。無。黼。黻。之。能。巍巍。冠。於。百。王。蕩。蕩。功。超。於。千。古。是。知。禮。樂。征。代。之。自。出。必。有。訓。古。之。文。雲。霞。花。卉。之。生。色。不。勞。繪。畫。之。功。開。玉。府。而。見。璠。璣。惟。自。慶。其。希。遇。仰。青。天。而。瞻。象。緯。又。奚。罄。於。名。言。皆。據。事。而。直。書。不。假。一。辭。之。贊。美。但。繼。次。以。成。編。示。萬。年。之。大。訓。謹。撰。述。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錄。一。百。八。十。三。卷。繕。寫。成。一。百。六。十。五。冊。謹。伏。闕。上。進。臣。景。隆。等。無。任。瞻。天。仰。聖。慚。懼。屏。營。之。

至謹奉表以聞。

洪武實錄

建文革除

吳元年四月太祖諭起居注詹同等曰國史貴乎直筆是非善惡皆當書之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可紀之事是非善惡爾等皆當明白直書勿宜隱諱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也

洪武實錄凡三修建文即位初修王景充總裁靖難後再修總裁解縉縉得罪後三修總裁易士奇初修再修時士奇皆秉筆以一人而前後依違其多

明史可議者如建文嗣位頗再修乃以此難之故去其年號不實實錄之未輯楊

陳曰國可滅史不

可滅靖難後不記建文君事遂令時政典方黃死事諸臣皆缺落無傳及今蒐采猶可補輯此常議也崇禎壬午都尉鞏永固給事沈胤培俱疏請未行

四明萬斯同曰高皇帝以神武開基其功烈固卓絕千古乃天下既安之後其殺僂之慘一何甚也當時功臣百戰鮮得保其首領者迨不為君用之法行而士子畏仕途甚于穿坎蓋自暴秦以後所絕無而僅有者此非人之所敢謗亦非人之所能揜也乃我觀洪武實錄則此事一無所見焉縱曰為國諱惡顧得為信史乎至于三十年間蓋臣碩士豈無嘉謀嘉猷足以垂之萬祀者乃亦無所紀載而其他瑣屑之事如千百夫長之祭文

耆僧土酋之方物反累累不絕焉是何暗于大而明于小詳于細而畧于鉅也洪武之史凡三修其一在建文之世其一在永樂之初此則永樂中年胡廣楊榮金幼孜所定也吾意前此二書必有可觀而惜乎不及見也若此書者疏漏已甚何足徵新朝之事實哉君子即不觀可也

輔按朱鷺建文書法儼載建文二年均江浙田賦詔曰國家有惟正之供田賦不均民不可得而治江浙賦獨重而蘓松準私租起稅特以懲一時之頑民耳豈可為定則以重困一方宜悉與減免各處起科畝不過一斗田賦既均蘓松人等官戶部靖難後仍

復舊制嗚呼。即此仁政一端。聖王善繼善述之
孝。其他美政。不言可知。何永樂之暴戾。既篡其位。復
反其政。而併削其蹟。其不仁不孝。亦甚矣哉。又按
王圻續文獻通考。張士誠竊據蘓州。徐達常遇春等
統兵攻之。數年始下。太祖怒其附寇。乃取諸豪族租
簿。俾有司加稅。故蘓賦特重。而松嘉湖次之。此即建
文詔書所謂懲一時頑民者也。古人云。敵惠敵怨。不
在後嗣。太祖之意。豈欲世世困苦之。特未及改而崩
耳。建文均江浙田賦一詔。謂之蓋愆之孝。可謂之保
民之仁。亦可。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自永樂革除。仍復
虐政之舊。遂爲百世之大害。夫湖廣通省之賦。不過
二百三萬六千之數。而蘓州一府。乃與之埒。是蘓州
一州七縣之地。當楚十五府十九州一百十縣之糧。
豈天下之平哉。松嘉湖之困苦。亦頗類是。君子讀史。
能無太息痛恨于永樂乎。

大明日曆一百卷

皇明寶訓十五卷

明初詹同宋濂等纂修濂序曰洪武七年歲在甲寅五月朔日新修大明日曆成粵從皇上興臨濠踐大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十又二月凡戒飭之尊復征伐之次第禮樂之沿革刑政之設施群臣之功過四夷之朝貢莫不具載合一百卷藏諸金匱副在秘書甲寅以後則歲再修而續藏焉嗚呼惟天立辟惟辟奉天其能混合三光五岳之氣者蓋可數也然挺生于南服而致一統華夷之盛自天開地闢以來惟皇土焉然其功高萬古一也元季驛騷奮起于民間以圖自全初無黃屋左纛之念繼憫生民塗炭始取土地于群雄之手而安輯之較

之于古如漢高帝其得國之正一也平生用兵百戰百勝未嘗摧衄以至繼天出治經綸大經皆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算而已其獨稟全智三也欽畏天地一動一靜森若神明在上及至郊祀存于心目有赫其臨甚至不敢仰視惠鮮小民獲恐一夫不獲其所貪墨吏及豪黠之徒有加害者必威之以刑其敬天勤民四也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役其家法之嚴五也兵戎國之大權悉歸之于朝廷有事征伐則詔大帥佩將印領之暨旋則上章綬歸士卒單身還第其兵政有統六也嗚呼帝力難名度越前聖不可以一二

識也今日曆所書籌畧之運功業之著規模之宏遠其本蓋原于此矣然而史書甚重古稱直筆不溢美不隱惡務合于天理人心之公無其事而曲盡之者固非也有其事而失書者尤非也况英明之主不世出而記注之官遷易不常無以究夫聖德之高深臣同暨濂幸獲日侍燕閒十有餘年知之深故察之精察之精則其書也頗謂得其實而無愧茲因日曆書成謹揭其大要於首簡使它日修實錄者有所採掇庶幾傳信於萬世也其總裁官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侍讀書臣詹同翰林侍讀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催纂官翰林侍講

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樂韶鳳纂修官禮部員外郎臣吳伯宗翰林編修臣朱右臣趙堦臣朱廉儒學教授臣徐一夔臣孫作布衣臣徐尊生其警校謄寫則臣伯宗臣廉及鄉貢進士臣黃梟國子生臣陳孟昉開局於六年九月四日歷二百六十有五日止訖事云

吾學編云詹同為翰林學士上言陛下起兵渡江以來征討平定之蹟禮樂治道之詳雖有紀載尚未成書乞編日歷上從之命公與侍讀學士宋訥應作濂為總裁官自上起兵臨濠至六年癸丑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設施群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為一百卷

又言日歷藏之天府人欲見之有不可得請如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為書以傳天下後世上從之分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凡五卷名皇明寶訓

自是以後凡有聖政史官日紀錄之隨類增入宋濂序只五卷經籍志作十五卷者後所增益也

太宗文皇帝實錄一百三十卷 仁宗明皇帝實錄十

卷

明洪熙元年五月。修太宗文皇帝實錄。以英國公張輔
吏部尚書蹇義。戶部尚書夏原吉。為監修官。大學士少
傅楊士奇。少保黃淮。太子少傅楊榮。少保金幼孜。太常
寺卿楊溥。為總裁官。

閏七月。宣宗勅修仁宗昭皇帝實錄。以英國公張輔。成
山侯王通。少師蹇義。少保夏原吉。為監修官。大學士楊
士奇。黃淮。金幼孜。楊榮。學士楊溥。為總裁官。一云大
學士陳山。張瑛。續總裁。

宣德元年五月。以纂修實錄。勅召金幼孜。楊溥。錢習禮。

陳敬宗陳循劉永清等時幼孜敬宗永清以憂溥習禮
循請告省親

四年七月上臨文淵閣與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
論經史遂咨政務已而悉召諸學士及史官諭曰國史
貴詳實卿等宜盡心賜士奇等及學士以下鈔有差
五年正月張輔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
等進太宗實錄一百三十卷寶訓十五卷仁宗實錄十
卷寶訓六卷賜金幣襲衣鞍馬有差宴于中府宣宗御
製序

輔按監修實錄惟用元勛一人此非定制攷宣宗修
仁宗實錄以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少師蹇義少

保夏原吉為監修官則文武並用官不必盡詞林元
勛亦不止用一人此可為修史法

宣宗五年正月二十一日進文廟昭廟實錄表曰奉天
靖難推誠宣力輔運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
英國公臣張輔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臣聞上有
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斯有典謨訓誥誓命之紀當時所
錄萬世攸師自漢以來暨于唐宋皆建史館官專職紀
述我國家奉天啓運聖聖相承大經大法明于上善政
善教被于下萬方一統海內清寧洪武以來神功聖德
史氏所紀具有成書欽惟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
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剛健中正廣大高明體天之

心以行天之道。勵精爲理。躬儉愛人。載奠邦家。中興鴻業。文治光昭于日月。武烈弘靖于華夷。大畧雄才茂功。偉績規模宏遠。卓冠百王。欽惟仁宗。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孝友英明。寬仁恭儉。敬天法祖。制治保邦。明目達聰。周詢民隱。時使薄歛。博施濟人。撫益成之運。廣文明之化。丕新政紀。覃敷德澤。期月之內。天下歸仁。二聖升遐。仰雲車之益遠。萬姓哀慕。在海宇以同情。恭惟皇帝陛下。文武聖神。聰明睿智。繼承大寶。君國子民。推廣至仁。繼志述事。歌九功之惟叙。得萬國之歡心。上念祖宗功德之隆。同符天地覆載之大。宜昭宣于簡冊。垂儀範于帝王。宣德元年五月。兩朝

實錄。臣輔臣義臣原吉監修。臣士奇臣榮臣幼孜臣幼孜臣山臣瑛臣溥總裁。臣榮臣英臣王直臣述臣時勉。臣習禮臣學夔臣循臣從善臣驥臣衷臣鶴齡臣洪臣永清臣叙臣曰恭臣敬臣翰臣雅臣翥臣繼臣中臣叔剛臣文奎臣節臣錫臣萼纂脩。左右記臣之所記。閱中外官府之所上。兼考章疏。叅之見聞。編載事功。必備著其本末。纂述謨訓。必致謹于精微。闕制度者。雖細不遺。切機務者。雖明必審。于紀述聖神之道德。如繪畫造化之功能。擬諸形容。誠難髣髴。乃若附錄。臣下必在推明是非。迄五年正月。恭成太宗文皇帝實錄百三十卷。仁宗昭皇帝實錄十卷。合百五十四冊。謹繕寫上進。伏念

臣輔等智識淺陋學術空疎曠歲月而久稽亦討論之
惟謹方之良史深媿乏三長之稱監于先朝庶少資萬
幾之暇臣輔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
隨進以聞宣德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奉天靖難云云張
輔等謹上表此表係楊士奇筆
于慎行筆塵曰元時宰相拜住言朝廷雖設起居注所
錄皆臣下聞奏事目上之言動宜悉書之付史館可見
起居之廢肇自勝國上下之隔久矣觀通鑑續編所紀
元人事實與今實錄規格不甚相遠以此知本朝實錄
乃國初館閣諸公沿襲元人之法而成所以遠不及古
良可慨也

宣宗章皇帝實錄一百十五卷

明宣德十年九月英宗即位勅修宣宗章皇帝實錄英
國公張輔監修少傅楊士奇楊榮尚書楊溥總裁少詹
事王直王英為副總裁

正統三年宣宗章皇帝實錄成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
進少師楊溥進少保王直王英並禮部左侍郎錢習禮
馬翰林學士劉球馬翰林侍講其餘進秩有差廷臣以
實錄成進官始此凡主事御史評事皆入翰林參對催
纂謄錄等官皆陞俸一級布衣謄錄者皆授中書舍人
英宗皇帝御製序

進表曰臣聞自昔帝王有大德以及於萬民則必有信

史以傳於千古。是故堯舜之道。載諸典謨。文武之政。布
在方冊。漢唐而下。皆有成書。欽惟宣宗尊諡章皇帝。剛
健中正。廣大高明。繼祖宗之鴻圖。隆慈聖之至養。脩六
府而備三事。親九族以和萬邦。好生之德。允洽於民心。
育物之仁。實協乎天道。有戡暴除亂之武。有經天緯地
之文。聲教宣昭。禮樂明備。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山川鬼
神。莫不底寧。大畧雄才。豐功偉烈。輝映前代。儀範後來。
奄龍御之上升。切臣民之哀慕。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睿
智。文武聖神。尊祖敬宗。繼志述事。上念先皇之德業。必
著簡冊。以流傳。爰敕儒臣。纂脩實錄。啓蘭臺之所載。紬
金匱之所藏。徵諸官府之文書。參以耳目之聞見。大經

大法。備究於精微。善政善教。致詳於本末。言足爲訓。雖
簡必書。事之可師。雖繁必錄。造化生成之妙。固莫罄於
名言。日月照臨之明。亦豈容於繪畫。至若臣下之附載。
勉盡是非之至公。恭成宣宗章皇帝實錄一百一十五
卷。寶訓十二卷。及目錄凡例。合一百二十九冊。謹繕寫
上進。臣等愧膚淺之無庸。屬編摩之甫就。傳於來世。永
昭道德之光。率是嘉猷。茂衍太平之慶。王直作。

英宗睿皇帝實錄三百六十一卷

邴戾王附

明天順八年正月。憲宗即位。勅修英宗睿皇帝實錄。會昌侯孫繼宗監修。少保李賢禮部尚書陳文彭時總裁。少卿劉定之吳節爲副總裁。八月。學士陳文等進上。輔按景帝與于忠肅公當己巳之變。再造乾坤。有功宗社。當時戾字之諡。已違公議。後憲宗不念舊怨。追稱景帝。特不爲之稱宗。改諡耳。而實錄仍云邴戾王附何也。

○ 憲宗純皇帝實錄二百九十三卷

寶訓十卷

明孝宗弘治元年閏正月。勅修憲宗實錄。英國公張懋
監修。少傅劉吉尚書徐溥侍郎劉健總裁。尚書丘濬少
詹事王楷爲副總裁。四年八月。憲宗實錄成。總裁大學
士劉吉進少師徐溥進太子太傅。劉健進禮部尚書。副
總裁禮部尚書丘濬加太子太保。少詹事王楷進禮部侍
郎。

進實錄表曰。臣聞堯德難名。允賴文章之著。禹功惟敘。
實昭典則之詒。矧鴻休必待乎鋪張。故燕翼莫先乎繼
述。古今一揆。先後同符。欽惟憲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敬。
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明睿知文武。聖神一統。

華夷樂堯仁之天覆。萬年郊廟。昭湯敬之日躋。聲教訖于海隅。人文化成天下。兩宮至孝。備極尊親。一日萬幾。憂勤宵旰。資經筵以緝熙聖學。重科目以丕闡皇猷。隆儒增八佾儀文。閱武作三軍銳氣。詔謀聖子。文華之大訓。是編監觀前王。宋元之綱目。云續乃若復恭仁康定之號於景帝。寄藩垣屏翰之重於諸王。興滅繼絕。而四方歸心。北伐南征。而羣兇授首。每哀矜乎庶獄。恆優禮乎大臣。出內帑以益邊儲。發太倉以資荒政。二十四年。無日不朝宸極。百千萬國。無地不入版圖。是皆古昔之所罕聞。豈直今時之所未有。不幸金根厭駕。玉几忽憑。萬姓攀號。痛遺弓之墮地。八音過密。傷有瞽之在庭。肆

惟皇帝陛下。膺歷數以握乾符。繼大明以熙離照。敬承禹道。咸歌夏啟之賢。丕顯文謨。共仰武王之孝。維新渙號。求舊用人。仰聖神之於昭。孝思無已。懷庭止之陟降。著存不忘。欲大彰聖德神功。爰命啓木天金匱。曹分內禁札給上方。若繫日。若繫年。雖繫不厭。若記言。若記事。雖小不遺。下至善惡之監戒。攸存。今古之綱常。攸繫。罔不羣分類聚。博采兼收。付史職以效編摩。屬總裁以公去取。肇自戊申三月。訖于辛亥仲秋。恭成憲宗繼天凝道。仁明誠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實錄二百九十三卷。實訓十卷。凡例一卷。上進臣等才輕。鞿線見小醯雞。素乏三長。若管窺蠡。而蠡測海。庸攄一得。庶山

藏疾而川納汙。雖莫罄於言。幸少垂乎睿覽。寧都董越圭峯

也之辭

○孝宗敬皇帝實錄二百二十四卷

寶訓十卷

明武宗正德元年十二月。勅修孝宗實錄。命少師劉健、李東陽、少傅謝遷、總裁吏部侍郎張元楨、詹事楊廷和、學士劉忠、馬副總裁及劉健、謝遷去位。再命東陽、少傅焦芳、王鏊、少保楊廷和、總裁尚書梁儲、為副總裁。而監修仍英國公張懋。正德四年五月上。武宗毅皇帝御製序。以實錄成。進焦芳、少師梁儲、復吏部尚書兼學士。嘉靖三年。御史盧瓊言。史筆之公。取信萬世。竊觀景皇帝當也。先犯順時。為正位守國計。危疑以定。國體以全。而修實錄止稱邴戾。王附。孝宗以始終典學之聖。為太平守文令主。深仁厚澤。漫恃人心。而實錄成于焦芳手。

未免賢否混淆是非顛倒恐將來無所據以爲信乞及
今令儒臣改換上曰景皇帝事已附載英廟實錄孝宗
實錄雖出自焦芳間有筆削任情不足取信處但當時
大政大議及人才忠邪天下自有公論後世亦不可欺
不必改修其餘係一人一事令纂修官因事辨白之
朱閣學國楨曰正德四年孝宗敬皇帝實錄成時焦芳
操筆褒貶任情葉盛何喬新彭韶謝遷天下所稱正人
皆肆詆誣御史盧瓊奏孝宗實錄多焦芳曲筆乞改正
上曰焦芳任情天下自有公論不必改修又曰吾朝攻
道學者自焦芳始然只從聲音容貌描寫已不堪讀越
六十年游居敬攻湛甘泉則進一步矣又六十年郭興

治郭允厚朱童蒙連攻鄒元標允厚比之山東妖賊非
所謂愈趨愈下者耶
萬斯同曰有明之實錄未有若弘治之顛倒者也蓋總
裁于焦芳而撰述于段冕革宜其如此吾竊怪當時諸
公如李文正王文恪楊文忠梁文康皆有總裁之責何
乃一無糾正而在其顛倒若是耶中書之堂既已伴食
蘭臺之內又欲隨人曲筆耶甚哉諸公之靡也一焦芳
以附瑾之故筆削之際猶且不敢逆之則當瑾之橫逆
而曰吾將有所補救吾不知所補救者何事也即畏芳
之肆螫獨不畏萬世之公議乎與之同官而猶若此將
古之筆枋頭之敗而詳張說此等者獨何人也吾是以

益嘆古人之不可及。而知有明實錄之未可盡信也。又曰。孝宗爲一代守成令主。而實錄所紀當時之弊政。何其多也。蓋帝務通下情。人人得以盡言。故一有過舉。盡形之于奏牘。人之見之者。以爲帝德之有失也。而不知正其能廣諫之美也。向非帝能廣諫。群臣安敢盡言。後人又何由知其詳哉。至如嘉靖之世。其治亂視此。何啻什伯。今讀其史。其弊之大者。固已彰著。而其小者。反不若此之數數然。彼豈無失之可指乎。亦群工百職。箱口而不敢言。故後人無由知其詳耳。且孝宗十八年之間。國家最爲無事。而實錄卷帙之多。反有過于諸帝。亦由奏疏之多耳。今恐讀者不察。徒見其疾。而不見其美。

也。于是乎言。讀是書者。其尚以是求之。

武宗毅皇帝實錄一百九十七卷

明正德十六年六月世宗入正大統勅修武宗實錄命定國公徐光祚監修少師楊廷和少傅蔣冕毛紀費宏總裁後廷和冕紀皆去申命宏及少師楊一清少保石瑤費詠尚書毛澄侍郎羅欽順爲副總裁後增侍郎吳一鵬十一月以纂修武宗實錄發正德間留中不報疏八百六十餘本付史局嘉靖初纂修武宗實錄差進士訪求事實蘇州府聘楊循吉主之其所修有吳郡纂修實錄冊凡例可觀及隆慶以後改行提學行邑行學學官令禮生秀才抄錄一人大臣墓志塞責于是史無所取材矣

興獻王實錄

附世廟實錄後

明嘉靖四年大學士費宏等疏言。獻皇帝享國長久。嘉言善行。舊邸承奉長史等官。必有成書。堪備採擇。宜遣官取付史館。并促張元恕函進長史張景明原撰日錄。詔曰。可。乃命太常寺丞周璧詣舊邸訪取事實。

太常寺少卿趙銘。吳大田等。光祿寺署丞陳璧等。各錄皇考獻皇帝嘉言善行以上。詔宣付司局。復命故大學士張景明家取所撰皇考日錄。

大學士費宏等言。皇考之國。謝恩疏。陳存心敬天。預教太子。時諭藩王。久任老成。嚴修武備。五事。宜勅該部備查原奏。錄送史館編纂從之。

八月光祿寺丞王錦言。頃修獻皇帝實錄。臣故府僚事先帝十有三年。願得供事史館。以効微勞。且有睿旨文簿。堪備采錄。詔以簿送史館。

五年六月。大學士費宏等言。皇考實錄成于聖謨。睿德紀載頗爲詳實。然臣等不敢自以爲功。蓋累朝實錄皆有章奏可據。今獻皇帝三十餘年之事。臣等所賴以考據者。則有司禮大監張佐、黃英、戴永編實錄一冊。載獻帝睿製文序及各年章奏爲詳。功當首論。後又得司禮監楊保、陳清錦衣千戶翟裕、陸松所纂以爲纂修助功。當并論。上從其言。命廕佐等各弟姪一人。酬其勞。俱錦衣世襲。翟裕、陸松俱陞指揮僉事。

三十六年九月。江西叅議王喬齡奏。獻皇帝始封之國。舟泊龍江關。慈烏萬數集江柳。向舟鳴噪。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恭述文集可攷其事甚異。宜錄付史館。詔可。

世宗肅皇帝實錄五百六十六卷

實訓二百四十卷

明隆慶元年五月勅修世宗實錄命成國公朱希忠為監修官大學士徐階李春芳郭朴陳以勤張居正為總裁禮部尚書高儀等為副總裁諭德姜金和等為纂修官禮部奏纂修實錄令各省提學官採輯編彙賚送史館免差官採訪從之

萬曆初英國公張溶監修大學士張居正呂調陽張四維總裁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馬自強禮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萬鏜詹事兼侍讀學士申時行少詹兼侍讀學士王錫爵副總裁左諭德兼侍讀陳經邦右諭德兼侍講何洛文洗馬兼修撰許國中允兼編修戴洵侍

讀張位侍講于慎行右贊事兼檢討陳思育修撰趙志
臯田一雋徐顯卿韓世能張一桂朱賡李長春編修高
啟愚習孔教范謙黃鳳翔檢討王弘誨克纂修官其稽
考叅對則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林士章修撰孫繼
臯編修劉珵盛訥吳中行劉虞夔劉元震公家臣史鈞
檢討劉克正劉楚先也萬曆五年八月書成張溶張居
正等進表畧云世宗肅皇帝剛健粹精神明宣哲河清
雲見出當上聖之符天與人歸入應大橫之兆自紹庭
於初服即銳意於太平張化瑟以更新妙乾轉坤旋之
用握政樞而獨運合陽舒陰慘之宜志在憂勤治先明
作應天以實善承仁愛之心視民如傷每歷貪殘之禁

未言而聲疾於震有令則化行如馳雖端居深拱之年
無旁落下移之柄至於議禮制度尤多考古憲經嗣統
正名極嚴父尊親之孝郊邱辨位明事天享帝之儀闡
敬一之旨而注五箴讀灑盥之書而明三要盤銘九戒
陳無逸豳風之詞晉接泰交廢既醉卷阿之雅雖禮文
纖悉咸出親裁即篇翰游娛特稱妙絕既隆文教載績
武功訓旅詰戎修復三營之制執訊獲醜張皇九伐之
威天戈南指而交人伏辜月羽東馳而島夷就殄絡繹
梯航之貢紛綸圖牒之陳內順外寧邁周家之再造民
安吏稱軼漢業以重輝蕩乎難名炳焉可述迨放勛徂
落祇深遏密之思乃穆考寔陰即有纂修之命願歲月

久遠而章牘詰繁。椽觚每廢於因循。克棟或艱於讐校。方稽汗簡。遂慟遺弓。迨繼照於龍飛。始粹篇於麟獲。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躬膺歷數。念切羹墻。於赫湯孫。監先王之成憲。其承武志。覲文祖之耿光。爰需綸音。俾終緒業。於記事纂言之責。寓省成責實之規。乃申命臣居正。臣調陽。臣四維。為總裁官。臣自強。臣鏗。臣錫爵。為副總裁官。臣經邦。等為纂修官。臣溶。臣居正。等仰體宸衷。俯殫管見。按諸司之掌故。網羅舊聞。探內府之秘藏。鋪張盛美。事務闕疑而覈實。詞皆舉要以刪煩。至大經大法之所存。則特書屢書而不一。參互考訂。三易稿而成編。潤色討論。十逾年而竣事。俾四十六載之盛治。粲如日星。

將百千萬世之鴻名。亘乎天壤。恭成世宗肅皇帝實錄五百六十六卷。寶訓二十四卷。進呈云。
神宗御製序曰。我皇祖世宗肅皇帝。御曆凡四十有五年。視我祖宗列聖。享國最長。豐功偉績。炳耀鏗錫。充滿天地。不可殫述。自我穆考初禩。即命儒臣纂修實錄。緒業未竟。至于冲人。嗣大歷服。又五年。始克成之。蓋其紀載之不易如此。洪惟我皇祖躬秉聖謨。出撫輿運。剗姦剔蠹。丕舉宏綱。立極建中。肇修人紀。凡諸大政。今之因革。大典禮之制作。咸稽謀於天。會通今古。經畫自心。毅然獨斷。一洗俗吏牽迹。經生守文之陋。執之不疑。用能廓清垢氛。興建廢墜。五禮式叙。百度惟貞。群工奔走以

受成萬姓傾心而向化。卒之幽明協順，中外教寧，聲教
訖於交南，威靈愴於窮朔。蓋舉我太祖成祖丕造之光
烈而覲揚之，巍巍乎盛矣。臨御滋久，雖垂衣深拱而宵
旰幾康之儆，不忘於心。諸邊奏報，廷臣建言，手批立決，
無滯畧刻。萬幾稍暇，則又緝經史，問農桑，即文王日昃
不遑，何以加焉。蓋常勒函風，無逸於亭，召對群臣於便
殿於西苑，諄諄以天戒人窮為慮，而重念宮生內長之
主，宴安游娛，忘其先烈。朕三復仰止，未嘗不流涕也。數
年以來，時和人康，邊圉寧泰，災沴盜賊之憂不作。紹庭
雖遠，餘澤弘深，其敢忘所自乎。用以史臣所輯實錄五
百六十六卷寶訓四十卷，敬荐皇考，以上慰二后在天

之靈，附於周家詠歌，勤苦慎始慎終之義。若乃體裁義
例，一遵皇朝舊章，茲不復贅云。

四明萬斯同書楊文忠傳後曰：文忠之相業，其大者在
定江彬之亂，而登極一詔，尤有功於帝室。使數十年之
積弊一旦盡去，已受其怨，而貽國家無窮之利。上不使
新主蒙寡恩之譏，下使天下有更生之樂。即此一詔，其
相業之俊偉，已踰於前後。教公迨新天子登極，不必有
所更張，而天下之規模已煥然為之丕變。嗚呼！何其烈
也。當是時，正人君子布列朝端，百司衆職莫不得人。天
下之士皆欲有所發舒，以赴功名之會。一時望治者無
不以為太平可俟矣。使從此君臣相得，信任老成，何難

致一代之盛治哉。自史道發難而廟堂之釁隙始萌。曹嘉繼起而水火之情形益著。至大禮議定。天子之視舊臣元老。真如寇讐。於是詔書每下。必懷忿疾。疾氣填胸。怨言溢口。而新進好事之徒。復以乖戾之性。佐之君臣上下。莫非乖戾之氣。故不十數年。而遂致南北之大亂。生民塗炭。流血成渠。蓋怨氣之所感。不召而自至也。由是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戾。豈不諒哉。故愚嘗以大禮之議。非但嘉靖一朝升降之會。實有明一代升降之會也。嗚呼。舊臣元老。國家所視以安危也。乃去之惟恐不盡。而盡用新進好事之徒。彼新進好事者。何嘗無矯矯可喜之功。顧消國家之元氣。亦已多矣。故張璁桂萼用。

而元氣為之一喪。汪鋐夏言用。而元氣為之再喪。迨嚴嵩父子用。而元氣為之喪盡矣。使繼嵩之後。非徐文貞則末流之弊。將更何所底止哉。得文忠以秣其始。得文貞以秣其終。故四十五年之間。雖主昏於上。民變於下。而宗社不至於亡也。語嘉靖之相業者。其尚求之二公乎。

穆宗莊皇帝實錄七十卷 寶訓八卷 目錄凡例二卷
明神宗即位于隆慶六年十月。命英國公張溶爲監修
官。大學士張居正呂調陽爲總裁官。侍郎兼侍讀學士
王希烈丁士美汪鏜庶子兼侍讀學士申時行諭德兼
侍讀王錫爵爲副總裁官。中允兼編修范應期陳經邦
何洛文贊善兼檢討許國修撰羅萬化編修趙志臯王
家屏田一鶴陳于陞徐顯卿張位韓世能張一桂李維
楨于慎行朱賡沈懋學李長春檢討林偕春成憲高啟
愚沈一貫習孔教范謙爲纂修官。二年七月成實錄七
十卷。寶訓八卷。合目錄凡例八十冊。繕寫進呈。
進表畧曰。穆宗莊皇帝。乾綱獨運。離照重明。淵微妙不

測之神寬裕得有容之體高宗思道故恭嘿而弗言文
帝化民惟清靜而自正臨朝穆穆講學孜孜規模動法
乎祖宗諭教早端于儲貳躬承郊廟嚴事親享帝之儀
首正宮闈謹治國齊家之則補苴廢闕蕩滌煩苛羅岩
穴之耆英軫閭閻之疾苦法行自近內無憑社之奸罪
疑惟輕下有覆盆之照乃若留心于邊務故尤拊髀于
將才閱武治兵修六王之偉畧降胡誅粵軼千古之奇
勛朝廷既極其清明夷夏咸歸于靖謐堯衢就日方輿
鼓腹之歌軒鼎乘雲忽起攀龍之痛儀刑未遠損益可
知恭惟皇帝陛下念皇考之神靈如在遺恩尚結于寰
區而國家之彛典具存博史並藏于石室特厘明詔俾

輯舊章乃于隆慶六月甲子命臣溶暨居正等發內府
之緘滕叅累朝之義例明徵簡牘無煩諏度于風謠取
信見聞不必網羅于放失爰分曹而折類仍計日以程
功庶務之因革弛張無微弗載一人之命令政教有本
必書事既核而非浮言故詳而不厭俛仰六年之近庶
幾如見于羹墻是非百世之公敢謂遂同于衮鉞茲以
二年七月恭成穆宗莊皇帝實錄七十卷寶訓八卷合
目錄凡例八十冊謹繕寫進呈云云
御製序曰我祖宗列聖俱有實錄藏諸天府朕茲嗣服
維新追念皇考穆宗莊皇帝鴻德顯功增光列祖而臨
御六年奄棄天下橋山弓劍之慕朕實與群臣百姓同

之夫日表既沉。瞻言彌遠。惟不忘者在人心。而不朽者在典籍。乃命儒臣開局分曹。叅綜故籍。勒成實錄七十卷。起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終隆慶六年五月。凡昭爲成功。發爲文章。巍然煥然。靡不具述。其臣下之所論建。四方之所奏報。欲以考見事原。亦附載焉。朕既親裁其文。謹序諸首卷。我皇考自冲齡岐嶷。天人之望已歸。及出居藩邸。韜光養晦者十有餘年。雖身不降乎軒序。而親禮文儒。諮諏經義。以至閭閻之細曲。邊境之遐遠。其安危休戚之狀。日軫于懷。既即大位。承世宗精覈之後。務在和寧。宇內寬賦省刑。以佐元元之急。故一時措注。徃徃先惇大。後摅切。守畫一。戒紛更。天下晏然。不見其

發聲動色。而乾綱內運。絜持太阿。左右于紀之奸。疆場僨事之吏。名籍丹書。一無所貸。可謂龍德正中。張弛並用者矣。迨夫拱己化成。澤南洽而威北暢。執叛斬馘。旅獻闕廷。然猶旰食而憂外寧。側身以謹天戒。簡迪髦俊。屈從讜言。載其儉德。謹終如始。用能登世丕平。以至于予冲人。嗣業守緒。幸不失墜。則我皇考實佑啟之。雖享國日淺。而弘遠之謀。光大之業。皆諸臣所共見聞。據事屬詞。庶幾不失其真焉。於乎。文獻之徵。羨牆如睹。我皇考于是乎不亡矣。而後之爲子若孫者。三復是編。其尚思葆佩而憲章之哉。

按萬曆三年閣臣張居正論嘉隆實錄疏云。凡所編

輯不過總集諸司奏章。稍加刪潤。彙括成編。于仗前
柱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見聞。無憑增入。是兩
朝之大經大法。雖罔或違。而二聖之嘉謨嘉猷。實多
未備。

○
穆宗寶訓

石民集云。列朝皆有寶訓。如穆宗于隆慶六年正月。下
旬不豫。二月十二日。忽出視朝。諸相趨而往。已下金臺。
怒而欲出。執高文襄拱手。語不甚了了。文襄固請其所
以怒曰。甚事。不是內官壞了。此言何等明切。可以式子
孫。戒後世。寶訓乃不載。

神宗實錄五百九十四卷

明天啟初議修神廟實錄御史郭增光疏云請就往日
輔臣中功罪較然在人耳目者畧陳大槩爲授簡佐一
得焉高拱以裕邸之舊知受托孤之明命雖崎嶇于雲
間江陵兩才相阨卒能總持銓衡懋建功業所稱經濟
之明流非乎張居正得君行政政治精嚴固自有功于
國而奪情起復獲罪名教則瑕瑜存而名不相掩可已
王家屏以講幄之特遇矢建儲之孤忠雖僥倖于批解
扶纓一去焉忽然而竟令君心感悟默定元良所稱翼
戴之誠臣非乎至于王錫爵大畧雄才高睨濶步豈不
顯名於時而三王並封幾危宗社則得失衡而失浮于

得多矣。趙志臯鄙而狂，張位狡而狠，臯輕主封貢，貽害尚在屬國，而位之罪大于臯，不獨以其貪也。沈一貫之惡，莫甚于楚事妖書，駢僂諸宗，羅織無辜，皆一貫以前所未有。朱賡之失，又在黨助一貫，傳衣扇惡，妨賢蔽主，皆一貫之後所隱。雷二臣同傳，而貫之罪重于賡，亦不以其貪也。假令于此隨人立論，據事直書，則正人一生志行，不白于群奸者，待信史而白；奸回無窮過惡，不誅于生前者，待信史而誅。授簡之光也，臚列諸輔功罪，可謂史之董狐，未可以人廢言。

史臣曰：神宗顯皇帝，穆宗莊皇帝子也。孝定皇后所生，先是穆宗長次皇子皆殤，而弟景王之國亦未幾薨。迨

本支未樹，中外以為憂。世宗雖諱建儲，然無時不屢貽謀之慮，及上生而後喜可知也。穆帝登極，明年即冊為皇太子，又明年延見群臣，出閣講學，累朝蒙養之功，未有若是豫者。上英明天縱，而更敦大優容，動必中節，方十歲時，穆宗恭妃遣人持金壺闖出禁門，遺其家為門者所奏，詔令以百金授妃，曰：「即家貧，以此給賜。」先帝賜器不可出也。又華嚴角門柱礎，忽有天下太平字跡，拭之不滅，輔臣以為瑞，請上臨觀，上見之不懌，曰：「此偽也。」從來天書之偽，善惑人主，而上以冲齡獨斷其非，誠千古帝王所不及。迨長而天表嚴重，廣穎豐頤，龍行虎視，目光四射，指顧生威，而聖度益淵，穆廷臣觸諱者輒含

茹不為動喜作楷書盈幅斗字濡毫立就自饒古法今
文華殿屏十二字上初臨御時所書也講幄大臣必隨
職事特賜手書以示交儆晚年更精行草唐宋好文之
主方斯茂矣天性至孝居大行喪哀毀備至事仁聖皇
太后慈聖皇太后多不匱孝思方冲年講學語輔臣禁
中花發侍慈聖母后宴甚懽輔臣偶言至仁聖上卽起
還宮肅駕往迎賞花傳觴而飲嗣後終始彌篤一切典
禮惟恐不極尊崇上寶冊日坐不南向飭拜甚恭敬謹
之至儀注俱出聖斷有非臣下所及擬者享國愈久聖
德彌隆無輒近綜核之煩而自臻治古幾康之理海內
沐化幾五十年先是因秉軸者懲操切之弊不無稍劑

以寬大而上明習政事乾斷獨攬予奪進退莫可測識
晚顏厭言官章奏槩置不報然每遇大事未嘗不折衷
群議歸之聖裁中外振聳四封晏如雖以憂勤之主極
意治平而不得上以深居靜攝得之至慈護光考始終
無間而為堯為舜之旨更諄諄以期今上廟號曰神殆
真如神云

光宗實錄八卷

寶訓四卷

李清西垣筆記曰光宗實錄進于天啟三年七月十六日實錄八卷寶訓四卷合日錄凡例十四冊監修英國公張惟賢總裁內閣大學士葉向高韓爌何宗彥史繼偕孫承宗朱國禎顧秉謙朱延禧副總裁尚書林克俞侍郎鄭以偉周如盤錢象纂修侍郎周炳謨東宗道汪輝張鷟少詹董其昌諭德蔡毅中洗馬成基命贊善李康先中允姜逢元羅喻義孟紹虞王祚遠曾楚卿修撰莊際昌張紳侯恪傅冠丁乾學其書立論頗正而又忠厚不盡人之情良史也自經改修人鮮見其原本者孫承澤錄其大要于春明夢餘錄足以供後人之採擇

朱閣學大政記云實錄改修惟文皇行之于建文尋以未備重修光宗在位只一月實錄先上以三案改修蓋群奸仗魏逆之勢恣行如此首先建議者黃承昊也把持塗改者霍維華謝啟光徐紹吉也

葉文忠向高曰光廟在位僅一月實錄所載多潛邸時事然其間亦有干碍而難直書牽連而難盡書脫草日余與同官互閱皆以為允而自予歸後言者閔然以張差進藥移宮三事為非是得旨改正余思移宮事原未叙及其叙進藥亦甚平惟張差事則因王之案疏侵張太宰余偕同官往問張曰此事之發生革皆里居不及知其詳公親讞此獄虛實云何張曰謀逆事干真萬真

之案所發覺事情無一不實某當時讞奏皆與之案同何以罪我予又問當時風癩之說云何張曰此飾詞也安有持挺入宮門而可稱風癩者此余與同官共聞朝紳議論亦皆如是故實錄中稍采其說而詞亦委婉乃當時之言風癩者遂兢兢矣問官如岳駿聲遂上疏力駁時局已變無敢出片詞言官從風而靡皆傳會駿聲而之案被重譴矣余念事關宮闈似屬曖昧但罪疑惟輕施于他事則可東宮何地而持挺突入當時賴有中官格之耳萬一進而不止則跬步間便成大難而宗社有不測之憂矣在禮齒君之路馬有誅而春秋于許世子趙盾皆書弑君凡以絕干犯之萌為萬世立此大防

也。今母論風癩之真假，即使真癩而持挺入宮，幾危儲貳。可但以風癩蔽罪而遂已乎？況禁中千門萬戶，他處不入而獨闖于東宮乎？當五日乾告變，又云劉成龐保二奄有謀，今張差所供復與之同，似又不出于癩者之口。而神祖斃二奄于禁中，不遣之就理，亦聖意淵微，可以嘿喻者。惟是事體重大，難以深究。當日聖斷處分，原自妥當。至欲併此一斷情形而盡沒之，竊恐千秋萬世而下，終無以厭人心也。文震孟疏另錄

光宗貞皇帝實錄八卷。總裁大學士葉向高等修。天啟三年上。熹宗皇帝御製序。後逆閹竊政，給事中黃承昊題請改修。於是霍維華等大肆塗改，以附會楊璉左光

斗諸人之罪，已成未及上。而哲宗崩，崇禎元年上時閣臣施鳳來等欲焚先所修實錄。司禮監王體乾以前所修亦係奉旨事理，國朝無焚實錄之例，并貯皇史宬中。至是三月，重修進呈。重修未確

李遜之三朝野記曰：文震孟請改修實錄，疏畧云：臣因纂修熹廟實錄，從閣中恭請先廟實錄校對，見其間乖誤甚多。如先帝冊立及挺擊紅丸諸大事，皆祖三朝要典邪說而應和之。益天啟三年七月，實錄進呈。禮臣周炳謨等所纂修閣臣葉向高、韓爌等所總裁者也。天啟六年，逆黨崔呈秀等謂實錄非實，請旨重修。則崇禎元年二月所進，今皇史宬之所藏者也。是時皇上初登大

竄要典未燬逆案未成閣臣黃立極等不行奏明含糊
從事凡光考二十年青宮之憂患與夫一月天子萬年
聖人等事俱隱而不彰斯固臣子所痛心也因摘其悖
謬宜改正者五事上聞嘉善票擬

非已明據奏皇考實錄是否與要典同異并天啟三年
所進該部逐一查議具覆時八月十三日也票入不發
直至九月二十七日上御平臺手出此疏面諭輔臣曰
皇考潛德青宮三十年憂勤惕勵靡有寧晷雖長幼固
有定分皇祖意無偏向然儲貳大事諸臣上書催請自
有職掌如何說它浮議說它好事溫體仁奏無適立長
皇祖屢旨申明諸臣不行靜聽屢疏擾瀆反致大典久

稽實諸臣之罪上曰雖如此說催請之疏自不可少又
如張差持挺闖入東宮此何等大變王之案揭稱其不
類風癩請集多官會審正是它敬慎處如何反說它捏
謀王應熊奏之案原係官箴有玷知不能免故捏此一
段以圖自全上曰張差直至殿簷韓本用聚衆擒拿可
是之案捏造的後多官會審張差口供歷歷是風癩不
是風癩體仁奏之案此揭原不差但其本意欲借此以
自免上曰皇考病亟時李可灼輕進紅丸以致賓天諸
臣還是付之不問的是還是據法執奏的是應熊奏可
灼本意原欲皇考速愈因皇考久病之後一時挽回不
轉上曰君父有疾豈是臣子可以嘗試邀功的當時諸

臣不行執奏。已是差了。反說執奏者不是。有此理否。仁奏此皆是逆黨小人附會。造為此論。今要典已焚。是非已明。又屢奉皇上申飭。便可垂示萬古。上乃將此疏付閣臣改票。二十九日奉旨。內冊之大典。皇祖淵衷。默定外廷。未知故屢有瀆請。然諸臣羽翼國本。忠自難泯。張差實係風癩。雖無別情。然挺擊異變。法應重究。紅丸輕進。諸臣無執奏。殊欠敬慎。但其意亦忠愛。諭旨明申。即為定案。實錄不必議改。該部知道。巴縣所票也。王應縣同時許士葉亦有帝系不可畧。詳考補牘兩疏。繼文疏爭執之文。疏請刊定改錄所筆者。許疏則摘扶改錄所削者。俱奉不必煩議之旨。雖有正論。無救邪說。皆由

閣臣護奸也。安得有信史哉。錢牧齋作許士柔墓志曰

崇禎甲戌。公官宮諭。上帝王世系二疏。明與烏程相排

第烏程溫而公益危矣。先是群奸嫉逆賢。定三案。刊布

要典。改修先廟實錄。鏟削其旨。要典牴牾者。會稽倪元

璠請焚毀要典。天下避之。久之。改錄如故。要典猶弗焚

也。於是茂苑茂苑文及公相繼論改錄之謬。茂苑請刊

定改錄所筆者。而公則摘扶改錄所削者。公初疏曰。臣

備員纂修。恭閱皇考實錄總紀。於世系獨畧。皇上娠教

之年。聖誕之日。不書命名之典。潛邸之號。不書。聖母出

何氏。受何封號。不書。凡此皆原錄備載。而改錄故削者

也。原錄之成。在皇上潛邸之日。而詳慎如此。改錄之進

在皇上御極之初而草畧如彼此大經大法所在不可不亟正也。疏上奉旨謂累朝舊例不必滋煩。烏程復令中書官捧穆廟總紀以詆公公具揭爭曰皇考實錄與列聖條例不同列聖在位多歷年所登極後事皆用編年排纂則總記可以不書皇考在位一月登選三后誕育聖嗣皆在未登極之先不書之總記而誰書也。穆廟大昏之禮皇子之生在嘉靖中故總紀不載母后之姓氏封號皇子之出震承乾寶冊金書輝映天地編年未嘗不具載也。皇考一月易代載冊立燹廟儀注而皇上之冊立闕焉可乎。烏程怒攘臂揭恭同官扼之而止。公復抗疏言累朝實錄無以不書世系為成例者臣所以

摘扶政錄政謂與累朝成例不合也。孝端顯皇后皇上之嫡母也原錄具書保護之功而改錄削之者何也。分莫尊於正嫡功莫大於保聖國本幾危於震虢天心幸托諸坤寧當日調護之苦心真千古孝慈之極則宗廟賴燕翼之慶誕發於本支而史臣抑顧復之勞抹殺於寸管此尤天理人心不容終泯者也。疏上仍用前旨報聞而烏程啞公益不可解矣。嗚呼三朝之事根柢宮掖下窮燕私上及山陵天啟初高陽孫文正公上言皇上如信臣為帷幄近臣俾直陳先帝危難舊事臣得引諸輔臣為証一一為皇上剖明之由此言之即漢世掖廷所謂奈何令長信得聞者終未嘗不流布人間其可掩

乎。群小之改實錄也。護要典也。當璧之憂危。伏蒲之諫
諍。以迨於選婚誕嗣。一切彛典。皆歿而不錄。以為必如
是。則椒塗之城。塹日堅。汗青之罅。隙盡杜。人主習其讀
而問其傳。茫然如爛紙。故牘無可覽。觀何從撥。煨燼於
蕉園。埋科斗於汲冢。遂使宮鄰金虎。皆得坐保百歲之
安。而禁近銅龍。無復通知累朝之故。公之論改錄也。不
爭於筆。而爭於削。兩疏之末。追誦孝端。則已直發其機
牙。而窮灸其病穴。識者歎公之更事深。奮筆勇。憂國遠
慮。比肩高陽。而惜人主之不見省也。

孫承澤曰。實錄國是所關。有天司之。非人所得與也。如
宋神宗實錄。久成。曾布欲翻舊案。重為修定。於舊本則

用墨書。新修則用朱書。刪去者用黃抹之。每一卷竟。納
禁中。將減舊錄。獨行新錄也。紹興中。孟太后以誕辰。天
子置酒上壽。太后泣言。宣仁母后之賢。奸臣厚加謗誣。
於是命范冲等刊定。幸舊文墨書在焉。遂還其故。此天
也。明光宗實錄中。載國本妖書。挺擊紅丸諸事。頗正。至
黃承昊疏。請改修。霍維華謝啟。光徐紹吉。大肆塗改。崇
禎改元之歲。進呈閣臣。有欲焚舊本者。一中侍持之。得
不毀。令人猶見舊文。亦天也。曾布革妄。欲以私智而拂
天。不詳甚矣。

熹宗實錄八十卷

明崇禎九年十月禮科給事中馮元飈熹朝信史宜成
疏畧云實錄一書萬世是非之衡亦一時勸懲所恃也
凡禮樂沿革征伐次第刑政施設群臣功過四夷朝貢
之類莫不具載而又慮其書藏之金匱副在秘書人欲
見之有不可得更就其事輯爲寶訓以傳于天下賢者
有所勸而不忠不孝之臣有所畏至盛典也故歷朝以
來雖御世長久事蹟繁重實錄之成無踰至數年者今
熹廟之政前後七載實錄故事以日係年總其成書不
過八十餘卷耳在翰林有起之注在六垣有章奏之
抄在內司有票擬之籍纂輯磨對豈待九年何拘何疑

坐成廢閣。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天啟之間，是稱陽九，其為忠逆殆亦多矣。法戒所陳，至非眇小。徒以實錄未上，寶訓弗傳，遂使衆志紛營，猶思擾溷。保奸舉逆，蠅集兔爰，外患未寧，其漸方長。竊抱深憂，伏乞我皇上毅然獨斷，即勅所司，將實錄寶訓立行竣役，如寶訓頌而是，非曲直有不合，匹夫匹婦之公者，許廷臣據實糾正，按治如法，則人心自定，政體肅然，天下幸甚。康熙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上諭禮部：前于順治五年九月內，有旨纂修明史，缺少天啟四年七年實錄及崇禎元年以後事蹟，令內外衙門速察開送。至今未行開送，一代之史尚缺，爾部即再行內外各衙門及在內二十

四衙門，有天啟崇禎時行過事蹟及奏疏諭旨舊案俱著察送。其官民之家如有開載天啟崇禎時事蹟文書，亦着送來。雖有忌諱之語，亦不治罪。云云。順治初，馮銓在內閣盜去四年七年實錄，以滅其黨閹之迹，故致有缺。然崇禎初章奏見于邸報者，秘閣及民間尚有之，卒亦不得掩也。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曹思誠等謹題為纂修實錄事。據經歷司會同河南道案呈奉本院送准禮部咨前事內開：欽奉勅諭，該本部覆奉欽依，備咨煩將合取勘事體務要選委有文學公正官一員，自泰昌元年九月起，至天啟七年八月止，詳悉查考編類造冊，本衙門具奏。今

原委官送赴史館以憑去取等因到院批送廳道議查職等查得纂修最屬鉅典委應擇差有文學公正官員專管請旨差用等因到院該臣等看得纂修一差記一時之盛事垂萬世之憲章况經兩朝事蹟繁夥非博雅明允之官曷以勝任今查得浙江道監察御史李長春澄懷端必留心典故其所揚榘諮諏必協竅繁堪以差用理合具本請旨差用伏乞皇上即賜允用恭候命下容臣等劄付本官刻期任事緣係纂修實錄事理未敢擅便謹奏請旨

都察院准禮部咨纂修凡例一勅旨凡奉勅諭警戒及聖旨戒約榜文等項一一開報一糾劾凡糾劾內

外文武大臣所劾事情及奉旨處分皆明白開報非大臣而所犯重者亦皆開報一出巡凡差遣御史分巡郡縣事干大政及激濁揚清可為勸懲者皆報一條例凡常例之外續奉斷罷等件條例詳著日月開報一刑名凡内外文武大臣七品以上近侍官風憲官有罪伏誅黜謫者皆明著情犯月日或有奸惡叛逆則不拘官員軍民俱要具實開報其觸忤枉抑者亦要開事因月日及已未決訖報來一寬宥凡内外文武大臣及近侍七品以上官風憲官犯罪蒙恩寬免及有貸罪流放罰工納粟納鈔贖罪之類明白開報一辨明凡逃年辨明過死罪犯人詳具事實及所辨官負姓名其

有奉特旨辨明者俱詳悉開報。一本院每年行過事件有干係纂修可為勸懲者今開去條件雖不該載逐一簡點具報。

大明熹宗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靖穆莊勤愍皇帝實錄纂修官浙江道監察御史李長春編輯校正廩監生方至泰昌元年一卷天啓元年至六年俱上下二卷七年一卷其五年下卷未見不知崇禎何年所編蓋是時欲纂修實錄故各衙門俱輯章奏及事蹟以備采擇共八十餘卷此僅都察院衙門章奏故十四卷耳。

皇明列朝實錄鈔本共

卷

明脩撰會稽余煌武貞題其鈔本實錄後曰本朝實錄編成進覽其副本藏閣中薦紳先生亦難得寓目若草茅下士則竟成絕望矣余幸叨侍從始獲覩焉既而思此書乃祖宗制典攸存雖朝夕繙閱尚恐其易忘詎可一覽而即已哉乃積俸三載給善書恭謄全帙仍親為校訂句讀洵粲然一巨觀也因颺數語於簡端使後之覽斯編者得悉余之構此為不易而亦知什襲以珍之矣崇禎戊辰王正上元日會稽余煌題實錄後

余煌字武貞天啓乙丑狀元魯王監國官禮部尚書死於國難

皇明寶訓一百二十二卷

皇明寶訓自洪武至隆慶凡十朝共百二十二卷洪武寶訓十五卷四十類永樂時脩永樂寶訓十五卷六十類合五百八十六條宣德五年脩有御製序洪熙寶訓六卷析四十一類凡百九十八條宣德五年脩有御製序宣德寶訓十二卷析七十五類凡若干條正統三年脩有御製序正統寶訓十二卷析為七十二類總若干條成化三年脩有御製序成化寶訓十卷凡為目六十三為條三百九十三弘治四年脩有御製序弘治寶訓凡十卷為目三十有八為條若干正德四年脩有御製序正德寶訓十卷為目四十一為條一百五十一嘉靖

四年脩有御製序嘉靖寶訓二十四卷為目五十為條
若干萬歷五年脩有御製序隆慶寶訓八卷為目三十
六為條若干萬歷二年脩有御製序萬歷間合刻大學
士呂本謹校

周應賓曰歷朝實錄既成皆藏祕閣其稿則焚之內廷
防外泄也邇因謄寫進御儒臣皆私錄之展轉流傳遂
徧海內余宗伯繼登纂皇明故實紀聞吳司訓瑞登續
兩朝憲章錄及呂文安輯館閣漫錄皆實錄中所撮也
近有刻皇明寶訓者抑太不知國禁矣實錄所以禁外
泄者一則執管之臣不無曲語恐人見而議之一則抨
擊之家其子孫有顯者寧忘脩却是以祕之耳

輔按實錄之外又有寶訓蓋倣唐太宗貞觀政要之
例於實錄中摘出祖宗言行之美者為子孫臣民誦
法耳又何禁忌之有

洪武聖政記二卷

明初翰林院侍講學士兼太子贊善宋濂著其序畧曰
洪惟皇上以布衣受天命蓋與漢高帝同雖當開拓土
疆之際停戈講藝息馬論道夜以繼日無一時之寧迨
夫正天位朝萬國孳孳圖治恒若不足于是綱舉于上
目備于下誠有非高帝所可及是故郊廟以及百神之
祭禮文咸秩則祀事嚴矣御極之日即立儲君以定青
宮則大本定矣衆建諸王列封功臣則大義昭矣兵戎
之衆自京師達於郡縣率皆設衛其權一出於朝廷而
為將者不得私則軍政肅矣中外官有定制一革冗濫
之弊而俸位絕矣冠服有制防範有嚴而民制自定無

僭制矣。他如申禁令核實效。育人才。優前代。正禮樂之失。去海岳之封。嚴官闈之法。勵忠節之訓。剋積歲之弊。如斯之類。不一而足。前王之所未行。或行之有未至者。皆煌然有條。可以垂法後世。臣備位詞林。以文字為職業。親見盛德大業。日新月盛。于是與僚屬謀取其有關政要者。編集成書。列為上下。凡七類。合若干條。名曰洪武聖政記。

皇明政要二十卷

明史作儲懽撰

弘治十六年十月初。南京兵部郎中婁性上所編十四篇。擬唐之貞觀政要。首以尊德性。次以道問學。而凡端好尚。戒嗜欲。畏天戒。悲人窮。遵成憲。重儲貳。立孝敬。溥仁恩。此其大本大綱矣。至於辨奸邪。慎銓選。嚴考課。興學校。育人才。厚風俗。恤刑獄。節財用。却貢獻。脩武備。固封守。禦蠻夷。無不詳備。其卷二十。其目四十。有一也。

○ 吾學編六十九卷

明史入
正史

徵吾錄二卷

又今言四卷

此三種入
雜史

明大司寇海鹽鄭曉淡泉著工部尚書豐城雷禮序曰
自昔人第立言立德立功爲三不朽於是誦法孔子者
知所以修詞矣然言不足以明性道紀典故兀兀窮年
取楚騷漢文唐律而模擬之求工於一字一句以炫人
而無補於世用少知懲其弊者又竊佛經上乘之旨以
附濂洛主靜工夫而千言萬語終虧實踐將孔子所以
刪述六經爲萬世據的固如是耶予學術寡陋濫通朝
籍伏念生逢聖世當究心昭代典故前修得失庶取則
不遠聞太子少保淡泉鄭端簡公崛起鹽官以博洽伏
字內心切識之及邀天幸與公同在銓司每政暇彼此

輒以所撰述相質。見公所編吾學總目叙。自戊申年太祖混一區夏。握符御極。改元洪武。歷永樂。洪熙。宣德。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弘治。正德。凡關係大政者。倣朱子綱目。以歲係月。各爲一記。建文四年。雖革除殘缺。亦搜集遺文。折爲遜國記。至於同姓諸王。分封列藩。及開國靖難。禦胡勦寇。并戚畹佞幸。列爵三等者。各爲表傳。別功罪。爲萬世勸懲。又表內閣。以崇政本。表太宰。以重銓衡。紀文武各臣。以垂景範。紀遜國諸臣。以獎忠義。述天文地理。以嚴修省。辨經畧。述三禮百官。以秩祀典。別職掌。攷四夷北虜。以通正朔。飭邊備。俱原正始。核事情。於予心。若相契者。時全書未成。期日後彼此考訂。以竟初志。

及公任大司寇南歸。予猶久掌邦土。無緣質公於鹽官故里。乃公忽先予逝。囑子履淳履準履洵。以成書付梓。求序於予。予嘗閱南史。稱顧野王撰國史記傳。及輿地志。而江南典章文物。賴之以存。公潛心世故。平生精力。使昭代二百年行事實跡。萃於一旦。足以龜鑑後來。不徒備江南一方文獻而已。矧裊身藻德。不愧屋漏。而保釐江淮。掃定倭寇。與夫天曹之秉公。京營之祛弊。刑部之敬慎。俱焯然爲朝縉所景仰。較之襲縉詞。侈清談。於理道無補者。何啻徑庭也。予慶公素履定蓋棺。已列不朽之林。因序於編端。不知踈漏所撰。亦能補公於萬一否乎。隆慶元年季春吉旦。

吾學編篇目 大政紀十卷 遜國紀一卷 同姓諸王表二卷 傳三卷 附異姓三王 孔子世家 異姓諸侯表一卷 傳二卷 直文淵閣諸臣表一卷 兩京典銓表一卷 名臣紀三十卷 遜國臣紀八卷 天文述一卷 地理述二卷 三禮述二卷 百官述二卷 四夷考二卷 北虜考一卷 凡十有四篇 為述六十有七卷 篇首序跋畧引目共二十三葉 每篇有小序 卷末有後序 重刻後語

鄭履淳曰 先君幼學 即志四方 無書不讀 所讀必可裨用 少壯入仕 益諳我典常 質彼文憲 耳目聞見 咸類記之 博古則約其精 徵今則核其備 人文淵藪 國是著龜 麗埒班揚 思凌屈賈 叩之驚其多聞 何便便有條也 稿

未竟 嘉靖丙辰 太宰古冲 李公為趙訐 奏論死 翁震懼 曰 古冲以言殺身 況成書乎 悉畀火 孤固請祕之 弗得 遂竊小櫝藏之 述古獨餘古言 蓋千百之一 今書存失 相等 逮歲壬戌 孤請告歸 始以殘帙白翁 成志喟然 歎曰 嗟夫 此稿尚有存乎 予行藏勲業盡於此 而所存僅此乎 遂畧以今書倫次 補輯 弟準天資絕人 先君口相 証授 準多代筆 又三年始付梓 方半 翁遽長逝 嗚呼痛哉 胡天不使此書盡試 諸用 又不使翁一覽全刻 而徒留此空言 欲以何明也 又曰 實錄果可傳信乎 前賢論之詳矣 野史散雜 無統 又未足盡憑也 故必具凌雲馭日之才 博洽淹貫 分明經緯 恍若身處當時 目見往事

非若班氏以後。轉相蹈襲。乃能會為全史。昭不朽之烈。垂不刊之典。先君嘗徃志。於此惜乎。始懲李禍。終促遐齡。偉作弗全。英雄留恨。今梓惟大政。記放朱子綱目。及本紀。然綱且未敢備。況目乎。非是無以首卷。通達者當意會。遜國特述故事。以續編年。王侯放十表。翁序詳之。閣臣典銓。感時作也。為臣不易。况心腹股肱哉。記名臣。放列傳也。論旨深遠。遷史下無及者。天下何時無才能。盡其用有幾。然亦自不可泯。觀遜國諸臣。尤見盛世人性之善。超越千古。三禮天官。皆諷諫也。禮書所載。禮之為用大矣。寧獨祀事。舉時要耳。天官亦然。是以全樂合之疏也。述百官以明職掌。今有官君子。皆能不曠。

此乎。庶政和而萬國寧矣。地理夷官北鹵。先君所官職方。最所究心。非昔志輿地比也。歌六月詩。讀李翱文。始知公忠愛無窮。爽然有封狼居胥意。是凡十有四篇。其事皆有司存。翁非立本朝。贊國均。而陳此經世之書。如出位之誚何。雖然。以此罪翁。亦以此知翁。百世之下。應有心契。形迹之外。而亮此勤勤之衷者矣。此即所存今書之半。各自為小序。其女后樂律儀制。兵畧茶馬鹽運。法律水利藝文。隱逸酷佞方技等傳。皆廢。丙辰年。翁且謂應有紀之。勿復更補。然上下二百年間。典章成憲。大要畢具。外今言徵吾諸錄。各自為集。不復附此。鄭履準曰。翁著述之富。冠當時。可梓。豈獨止此。其今言

古言及舉子諸書數十百卷已有傳者勿識也。四明薛三省今言序畧曰學人文士蒐羅極博要於適用不若考證當世尼父學禮兼夏商焉不徵杞宋而徵於魯豈第文獻不足蓋今昔異時而用不用異效也。此淡泉先生所為述今言也言為卷首者四條凡三百四十四。憲言什四。世言什二。事言品言什三。証言述言什一。靡通紀條貫第隨所見聞識之者也。蓋先生嘗為吾學編備我明一代之正史上下二百年備矣。今言蓋其質也。或會而最其凡。或特而標其大。或複而盡其義。或推而悉其類。或微而係鉅。或約而該博。或因言而辨事。或因事而辨人。亦因以辨世。其所識大則與吾學編相

表裏而所識小則又足以彌縫其缺而補苴其所未備。誠參今言於吾學編蓋猶左傳之國語而漢史之西京記東觀記也。夫古今諸史外所為餘姐多矣。然大者鯖小者鱖蹠耳。唯西京拾前漢之遺東觀啓後漢之全。膾炙至今然以班固范曄之才尋轍歆向假筏劉蔡勒成一家終讓餘力孤行二紀西京亦子政父子相繼組繪始成尺錦東觀非前藉駟駘後參邕碑集衆腋之白亦未必無嫌於補羔也。蓋自昔作者以隻腕而兼二調獨左邱明內外傳耳。然好奇徵異時多發明亦時多抵牾以質今言或於吾學編不無少同異然所見所聞所傳聞異辭不能不存疑於百一。要非兩妨也。蓋先生學粹

識端生平類司馬文正故所紀述亦若通鑑折衷羣言裨益世用不徒博洽自雄然文正晚歲欲採正史証以異聞以續後紀卒起相元祐不竟其業至今讀通鑑者不無憾於日紀之缺先生以司寇歸老即不獲大用然言立而行遠夫又奚憾焉今言藏於家同年友侍御彭宗孟重鋟而懸之國門斯亦行遠之藉也是為序
外孫彭宗孟刻今言序曰端簡公忠猷亮節為嘉靖時名臣博洽該通特其餘事所撰吾學編徵吾錄奏議今言古言詩文若干卷今吾學編衣被海內蘭臺石室間多所取衷以備一代典制它集流布尚少宗孟生也晚未及侍公僅從家君暨諸舅氏得公遺言緒行不勝羹

墻之想茲守官長安偶攜今言一編借閱者踵至不能徧應遂授之梓人爰紀歲月即不足盡公之藏亦庶幾大鼎寸鬻焉耳

皇明書四十五卷

明徵士盱江鄧元錫著安成鄒德溥序曰予讀其書咨
咨有感焉曩祗役史局時大學士陳公奏言國家治隆
化洽餘二百年而正史不作無以彰懿垂範請詔儒臣
開局纂脩宣昭一代典謨文獻之盛亦足斧藻皇猷恢
張聖化上報可發業已發金匱石室之藏令四方各以
其軼書進諸儒臣方蒐羅證辨屬事摛詞業有緒會有
所柅格輒詔嚴乃徵君栖衡門矻矻焉耽其獨力以獵
以隲卒就茲編雖未及杼柚經緯要亦能考覽國故參
以野史史家乘後有脩司馬班氏之業者亦足為之倪
矣夫豈合營不如獨匠承詔不如興心嗟乎茲予所為

惋歎也徵君少魁薦也江右不仕已而徵拜待詔又不
赴獨下帷兀兀發藏篋徇業者若而年故得以其全力
纂組成文託遺編以不朽嘻亦偉矣

輔按潛谷所著書甚多有五經繹函史上下編皇明
書其一也輯洪武至嘉靖十一朝君臣事蹟分為十
四門首帝紀次后妃次宗室次外戚次宦官次名臣
次縮吏次能吏次將謨次名將次理學次文學次方
伎次列女共四十五卷

國朝紀要十卷

明史作
王世貞

明武林養谷姚文蔚輯一二三卷洪武元年至建文革
除四年四卷永樂元年至洪熙一年五卷宣德元年至
正統十四年六七卷景泰元年至成化二十三年八卷
弘治元年至正德十六年九十卷弇山堂別集抄

序曰國朝紀事書最著者編年體則有憲章錄皇明通
紀記傳體則有吾學編其他小史野記不下百種積之
充棟不可殫讀之窮年不可究乃撮三家之要旁及小
史野記之關大政者為一編以便觀覽近弇山堂所載
帝統與諸公侯百官表序顛末頗詳如盛事異政所編
未盡關大政而時亦有及世穆兩廟事前編所未及者

復為抄附之凡十卷

文蔚首序曰我太祖首建金陵原於崛起彼其德功誠
陋漢唐宋於不居而定鼎燕都恢拓前業則成祖混一
之功奕世再振嗣是聖子神孫輝映後前皇明政要之
盛不冠古今而為烈歟今按時所載籍如憲章錄如吾
學編非不代有表章揄揚萬一顧連篇累牘積案盈箱
文詞浩繁不便觀閱今採其要者創業守成根之實跡
俾知一代之興自有一代之治而熙朝億萬年無疆之
休端握之指掌中謂之紀要稱情哉雖然生今反古名
曰倍上而自外於時制適干憲典之誅則紀要一書固
尊王之道也亦免禍之道也夫子不云乎周文郁郁所

願從焉然則志在趨時自尼父而已然矣余又何贅

天言彙錄十卷卷

明王世貞輯後序曰淮南舊有刻明興以來詔赦自太祖高皇帝至肅皇帝止而即位之令典它勅諭國書之類亦稍稍見千百之一臣少時好習典故功令諸書時時從諸曹及故家乘得所錄之又與二夕郎善凡內外制草金匱之副見輒錄之於是續肅皇帝之末以至穆廟及今上二聖之詔而他若高成仁宣英景憲孝武世穆諸中或命武帥遣大吏訓飭一方撫綏荒裔之辭咸備乃以世次類列總而編之曰天言彙錄臣愚無所識知竊謂結繩之治遐哉穆乎不可得而復已三代之盛時其民淳其事簡是以其言畧及其衰也其民漓其事

繁是以其言詳然所謂盛時治尚不能數千里之外而至於衰也不能數百里之外是以雖其詳者不必遠而於遠者固欲詳而不可得自漢而後幅幘日益以廣而民日益以瀉則夫事之不得不繁而言之不得不詳者勢也明德薄海外內文軌之用幾與兩曜並而四岳九官十二牧伯之事一日二日號萬即人主欲有所肆者加惠元元者寧可以單詞片條盡也授鉞分閫之地犬牙盤錯大小上下絲牽繩聯璽書之目非上方無給矣高皇帝神聖于天下靡所不燭手縮綸綍成昭之際始備置侍從之臣握筆而稱代言然徃徃取自宸斷以故洪武之制能奔走九有河西吏士咸驚嘆以為天子明

見萬里外而永陵之正始悔終山東父老有願少湏臾無死以觀德化之成者後先固合符節哉昔王通氏備取漢之七制以續書令至於今而為通讀者舍我明矣擇也臣謹錄之以俟而已

唐書直筆新例一卷

唐兵志三卷

唐文獻信考

古今系表

唐史音義

宋晉江呂夏卿字縉叔調江陵尉館閣聯章薦為編修唐書官書成遷直秘閣同知禮院仁宗時陳時務五事見宋用英宗時歷史館同修起居注知制誥熙寧初遷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同修實錄初歐宋二公典領唐史十七年始成凡預載筆者並遷徙不常惟夏卿與范鎮自發凡訖於絕筆夏卿又纂新書紀志傳義例摘二公繁文闕誤目為唐書直筆新例一卷唐兵志二卷又集天下碑刻為唐文獻信考歷代氏族譜志為古今系表會議修仁宗英宗實錄正史朝論皆屬夏卿乃以積勞

致疾乞間出知潁州得奇疾身體日縮卒時終如小兒
子科字德中嘗撰唐史音義六十本以進仕終建雄軍
簽判

五代史

陳無已云歐陽修著五代史周家人傳柴后邢州龍岡
人世宗紀爲堯山人拓拔思恭思敬兄弟也誤作一人
章如愚曰五代史紀傳所載時有不同梁之殺崔嗣子
于京師也紀以爲遣朱友謙而傳以爲朱友諒楊涉之
相梁三任三已而歲月所具紀載實異至其末年之爲
相但書其罷而不知其所入之歲月唐明宗在位七年
餘耳而論贊乃以爲十年又不爲韓通立傳劉敞以爲
第二等文字然則五代史在宋已有譏誚之者矣

遼宋金三史

元至正三年三月修遼金宋三史。初世祖立國史院。首命王鶚修遼金二史。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延祐天曆之間。屢詔修之。以義例未定。竟不能成。至是命脫脫爲都總裁。鐵木兒塔識張起岩歐陽玄呂斯識揭傒斯爲總裁官。修之。或欲如晉書例。以宋爲世紀。而遼金爲載紀。或又謂遼立國先於宋五十年。宋南渡後。嘗稱臣於金。以爲不可待制。王理者。祖修端之說。著三史正統論。欲以遼金爲北史。太祖至請康爲宋史。建炎以後爲南宋史。一時士論非。不知宋爲正統。然終以元承金。金承遼之故。疑之。各持論不決。詔遼宋金各自爲史。凡

再閱歲書成。揚維楨進正統辨曰。伏觀皇帝詔旨。起大梁張京兆杜本等。爵某官。職專修宋遼金三史。越明年。史有成書。而正統未有所歸。臣維楨謹撰三史正統辨。凡二千六百餘言。謹表以上者。右伏以一代離合之殊。固係乎天數盛衰之變。萬年正閏之統。實出於人心是非之公。蓋統正而例可興。猶綱舉而目可備。前代異史。今日兼修。是非之論。既明。正閏之統。可定。奈三史雖云有作。而一統猶未有歸。恭惟世祖皇帝。以湯武而立國。皇帝陛下。以堯舜而為君。怪遼金史之未成。必列趙宋編而全備。豈料諸儒之謙筆。徒為三國之志。書春秋之首。例未聞綱目之大節。不舉。臣某素讀春秋之王正

月。公羊謂大一統之書。再觀綱目之紹春秋。文公有在正統之說。故以始皇二十六年而繼周統。高祖成功。五十年而接秦亡。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秦始。唐始於滅盜。而不始於武德。稽之於古。証之於今。况當世祖命伯顏平江南之時。式應宋祖命曹彬下江南之歲。親傳詔旨。有過唐不及漢之言。確定統宗。有繼宋不繼遼之禪。故臣某敢痛排浮議。力建公言。挈大宋之編年。包遼金之紀載。置之上所。用成一代可鑒之書。傳之將來。永示萬世。不刊之典。冒干天聽。深懼永兢。辨曰云云。元人不能用元。虞伯生云。世祖皇帝時。既取江南。大臣有奏言。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上甚善之。命史官修遼宋金史。時未

遑也。仁宗時，屢嘗以爲言。是時予方在奉常，嘗因會議廷中，而言諸朝曰：三史文書缺畧，遼金爲甚。故老且盡，後之賢者，見聞亦且不及。不於今時爲之，恐無以稱上意。典領大官是其言，而亦有取未逮也。天曆至順之間，屢詔史官趣爲之，而予別領書局未奏，故未及承命。間與同列議三史之不得成，蓋互以分合論。正統莫克有定，今當三家各爲書，各盡其言，而覈實之，使其事不廢可也。乃若議論，則以俟來者論公頗以爲然。然每思史事之重，非有歐公之才識，而又得劉公之博洽以資之，蓋未易能有成也。予聞前輩言：渡江後，眉山李公從父就蜀置局著宋通鑑長編，而北兵卒至，盡亡其書。走至

東南，多追憶以成書，凡數百卷，是可以追及劉氏者歟。宋晚禮部尚書王公伯厚，最強記，而我從大父益公與之齊名，予不及見王公。秘監公蒙世祖特起之，任以輿地之事，今其書在秘書。予幼時得見豫章布衣孫吾，每得書，覽記之不忘，又能參錯考定，非是，每有問必舉之，終其篇。蜀人范大治亦善記，常言幼在蜀，從予先世，得盡見六經緯，時爲予讀一篇，予時尚小，不能通其說。時范已七十餘矣，其後同朝友侍講四明袁公伯長，蓋學於王氏，得其記言之要，而恭定執政東平王公繼學，見書輒記，無復再覽。領政事省，朝省吏牘過目無所遺，皆異才也。然今惟王公在耳，此予之所親見者也。朝

廷必欲成一代之言。不有如此數君子者。其克有濟乎。歐陽立曰。明宗皇帝詔修遼金史。揭公侯斯與其選人。問修史之道何先。公曰。收書用人。又問用人何先。曰。用人先論心術。心術者。修史之本也。心術不正。其他雖長。不可用。此千古篤論。孫退谷云。當金源既墟。元遺山築野史亭。日錄遺事。著南冠錄。金賴以有史。元都既陷。危太朴赴崇德寺井。寺僧挽之曰。公史才。不可死。太僕竟負僧言。楊鐵崖年已七十。隱居南中。應聘著史。史成。作老客婦謠見志。放還。又元人修宋遼金三史。鐵崖力言元當繼宋。至金遼當附宋。人多之。世以遺山鐵崖為文士。實不盡也。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

元丞相脫脫都總裁御史大夫賀惟一翰林學士。次旨知制誥張起巖歐陽玄等總裁史官。秦不華杜秉彝宋裴等纂修本紀四十七卷。自太祖至瀛國公止。二王附志一百六十二卷。天文十三卷。五行七卷。律歷十七卷。地理六卷。河渠七卷。禮二十八卷。樂十七卷。儀衛六卷。輿服六卷。選舉六卷。職官十二卷。食貨十四卷。兵十二卷。刑法三卷。藝文八卷。表三十二卷。宰輔五卷。宗室世系二十七卷。列傳二百五十五卷。后妃二卷。室宗四卷。公主一卷。名臣一百七十七卷。循吏一卷。道學四卷。儒林八卷。文苑七卷。忠義十卷。孝義一卷。隱逸三卷。單行

附列女一卷方技二卷外戚三卷宦官四卷
一
姦臣四卷叛臣三卷世家六卷外國八卷蠻夷三卷共
四百九十六卷

元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阿魯圖等進宋史
表畧云欽惟世祖皇帝收口書於勝國輯黼呼於神京
拔宋臣而列政途載宋史而歸秘府然後告成郊廟錫
慶臣民推大賚以惟均示一統之無外樞運偃武既編
勘定之勲翰苑搃文尋奉纂修之旨事機有待歲月易
遷累朝每切於繼承多務未遑於制作臣阿魯圖等欽
惟皇帝陛下我朝大啓基圖吳會後歸版籍視今源其
未遠紬石室以具存及茲累洽之時成此彌文之典命

臣阿魯圖右丞相臣別兒怯不花領史事前右丞相臣
脫脫為都總裁平章政事臣帖睦爾達世御史大夫臣
惟一翰林學士承旨臣起巖臣玄治書侍御史臣好文
禮部尚書臣沂崇文太監臣宗瑞為總裁官平章政事
臣納麟臣伯顏前中書右丞臣達世帖睦爾左丞臣守
簡參議臣岳柱臣拜住臣陳思謙即中臣翰縶臣孔思
立等協恭董治史官工部侍郎臣幹玉倫徒秘書卿臣
秦不華太常僉院臣杜秉彝翰林直學士臣宋瑩國子
司業臣王思誠臣汪澤民集賢待制臣干文傳翰林待
制臣張瑾臣貢師道宣文閣鑿書博士臣麥文貴監察
御史臣余闕太常博士臣李齊翰林修撰臣劉聞太醫

院都事臣賈魯國子助教臣馮福可太廟署令臣陳祖
仁西臺御史臣趙中翰林應奉臣王儀臣余貞秘書著
作佐郎臣譚慆翰林編修臣張翥國子助教臣吳當經
筵檢討臣危素編劇分局彙萃為書起自東都迄於南
渡紀載餘三百載始終終一再纂考夫建隆淳化之經
營景定咸平之潤色慶曆皇祐以忠厚美風化元豐熙
寧以聰明紊憲章馴致紹聖紛紜崇寧荒亂治忽昭陳
於方冊操存實本於宮庭若乃建炎紹興之圖回乾道
淳熙之保乂正直用則人存政舉邪佞進則臣辱主憂
光寧之朝僅守宗社理度之世日蹙封疆碩乃句信史
以渝盟納叛臣而侵境由奸權之擅命啓事釁以召兵

厥後瀛國歸朝吉王航海齊亡而訪王蠋乃存秉節之
臣楚滅而諭魯公堪矜守禮之國載惟真元之合屬
當泰道之熙明衆言叢亂於當時大義昭宣於今日矧
先儒性命之說資聖代表章之功先理致而後文詞崇
道德而黜功利書法以之而矜式彞倫賴是而匡扶雖
微董狐直筆之可稱庶逃司馬寡識而輕信至若論其
有弊亦惟斷以至公大概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
成效少且辭之煩簡以事而文之今古以時舊史之傳
述既多雜記之蒐羅又廣於是參是非而去取權豐約
以損增事嚴敢計於疾徐日積亦虞於玩愒臣阿魯圖
等忝司當揆預提綱周詢在局之言靡不究心乃職

第述作之才有限而報効之志無窮儻垂清燕之觀尚助緝熙之益謹撰述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世家二百五十五卷裝潢四百九十二帙隨表塵獻以聞下情云云至正五年十月二十一日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提調宣政院太醫院廣惠司事臣阿魯圖等上表

歐陽修之文也

錢謙益跋東都事畧曰宋史既成卷帙繁重百年以來有志刪修者崑山歸熙甫臨川湯若士祥符王損仲也熙甫未有成書別集中有宋史論贊一卷每言必意宋史多我正患其少耳此真通人之言也若士繙閱宋史

朱墨塗乙如老學究兔園冊子某傳宜刪某傳宜補某人宜合某傳某某宜附某傳皆注目錄之下州郡居釐然可觀若士沒次子叙寧曰此先人未成之書須手自刊定不肯出識者恨之天啓中損仲起廢籍為寺丞過余邸舍移日分夜必商宋史是時李九如少卿藏宋宰輔編年錄及王秘閣稱東事畧三百卷損仲慫恿余傳寫并約構求李燾續通鑑長編以藏此後余於內閣抄李燾長編只卷初五大本餘不可得予既退廢不敢輕言載筆損仲遂援据事畧諸編信筆成書今開損仲草稿與臨川宋史舊本並在茗上潘昭度家而予老倦研削亦遂無意於訪求矣今年初夏見述古堂東都事

畧宋刻即李九如家鈔本之祖也。為之撫卷慨嘆久之。當余與損仲商推史事。橫襟相推。惟九如在。知狀損仲揚眉抵掌。時捫腹自嘆。揮斥柯維騏新編陳俗腐爛。徒亂人意。今吳中謏門小生。耳食長編。偶見書肆振畧殘本。及一二零斷小說。便放筆刑定宋史。此不足承損仲餘氣。而館閣大老拱手為樽。為寶書。嗚呼。文獻無徵。豈獨杞宋雖無老成人。尚有曲刑斯孔。文舉所以泣然流涕也。修史之難。莫先於徵舉曲故。網羅放失。遵王壯盛有志。藏弄是書。當深思歸熙甫宋史恨少之語。并悼子與損仲之無成。而興起於百年之下也。為書此以勉之。

遼史一百一十五卷

元至正四年三月日。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進表云。遼自唐季。基於朔方。造邦本。席於干戈。致治能資於黼黻。敬天尊祖。而出入必祭。親仁善隣。而和戰以宜。南府治民。北府治兵。春狩省耕。秋狩省斂。吏課每嚴於芻牧。歲饑屢賜乎田租。至若觀市赦罪。則昭合六典之規。臨軒策士。則恪遵三歲之制。享國二百一十九載。政刑日舉。品式備具。蓋有足尚者焉。迨夫子孫失御。上下離心。驕盈盛而釁隙生。讒賊興而根本蹙。變強為弱。易於反掌。吁可畏哉。天祚自絕。大石苟延。國既邱墟。史亦蕪弗耶。

律儼語多避忌。陳大任辭之精詳。五代史繫之終篇。宋
舊史埒諸載記。予奪各徇其主。傳聞况失其真。我世祖
皇帝。一視同仁。深加愍惻。嘗勅詞臣。撰次三史。首及於
遼。六十餘年。歲月因循。造物有待。欽惟皇帝陛下。講經
兼誦乎祖謨。訪治旁求乎往牒。茲修史事。斷自宸衷。睿
旨下而徵聘行。朝士賀而遺逸起。於是命臣脫脫以中
書右丞相領都總裁。中書平章政事臣鐵睦爾達世中
書右丞。今平章政事臣賀惟一。御史中丞。今翰林學士
承旨臣張起巖。翰林學士臣歐陽玄。侍御史。今集賢侍
講學士兼國子祭酒臣呂思誠。翰林侍講學士。今尚書
斯奉命爲總裁官。中書遴選儒臣。崇文太監。今兵部尚

書臣廉惠山海牙。翰林直學士臣王沂。秘書著作佐郎
臣徐曷。國史院編修官臣陳繹曾。分撰遼史。起
年四月。迄四年三月。發故府之積藏。集遐方之匱獻。蒐
羅剔抉。刪潤研磨。紀志表傳。備成一代之書。臧否是非。
不迷千載之實。臣脫脫叨承隆寄。幸觀成功。我朝之論
議歸正。氣之直則辭之昌。遼國之君臣有知善者喜而
惡者懼。所撰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
十六卷。各著論贊。具存體裁。隨表以聞。

金史一百三十七卷

元至正四年十一月日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銀軍國
重事中書舍人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提調太醫
院廣惠司事阿魯圖進表畧云維此金源起于海裔以
以滿萬之衆橫行天下不十年之火專制域中其用兵
也如縱燎而乘風其得國也如置郵而傳命及煇興於
禮樂乃煥有乎聲明嘗循初而訖終因考功而論德非
武元之英畧不足以開九帝之業非大定之仁政不足
以固百年之基天會有吞四海之勢而未有一四海之
規明昌能成一代之制而亦能壞一代之法海陵無道
自取覆敗宣宗輕動曷濟中興迨夫浚郊多壘之秋汝

水飛煙之日。天人屬望。又有在矣。君臣守義。蓋足取焉。我太祖聖武皇帝。以有名之師。而釋奕世之憤。以無敵之仁。而收兆民之心。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搃其吭。指顧可成于雋功。操縱莫窺于廟筭。懲彼取遼之暴。容其涉河以遷。太宗英文皇帝。席卷雲朔。而徇地并營。囊括趙代。而傳檄齊魯。滅夏國。以感秦鞏。通宋人。以逼河淮。睿宗皇帝。冒萬險。出饒風。長驅平陸。戰三峯。乘大雪。遂定中原。爰及世祖武文皇帝。恢弘至化。勞來遺黎。燕地定都。撤武靈之舊址。遼陽建省。撫肅慎之故墟。於是張柔歸金史於其先王。鷄輯金事於其後。是以纂脩之命。見諸敷遺之謀。延祐申命而未遑。

天曆推行而弗竟。欽惟皇帝陛下。緝熙聖學。紹述先猷。念彼泰和以來之事蹟。涉我聖代初興之歲年。第變故多而舊史缺。耆艾沒而新說訛。弗折衷于大朝。恐失真于他日。於是聖心獨斷。盛事力行。申命臣阿魯圖。以中書右丞相。臣別兒怯不花。以中書左丞相。領三史事。臣脫脫以前中書右丞相。仍都總裁。臣御史大夫帖睦爾達。臣中書平章政事賀惟一。臣翰林學士承旨張起岩。臣翰林學士歐陽玄。臣侍書侍御史李好文。臣禮部尚書王沂。臣崇文太監楊宗瑞。為總裁官。臣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沙刺班。臣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副使王理。臣翰林待制伯顏。臣國子博士費著。臣秘書監著作

郎趙時敏臣太常博士商企翁爲史官集衆技以責成書佇奏篇以覽近監臣阿魯圖仰承隆委俯接微勞紬石室之文誠乏司馬遷之作獻金鏡之錄願摠張相國之忠謹撰述本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目錄二卷裝潢成一百三十七帙隨表以聞元學士王惲記王鷄事云王承旨名鷄字百一東明人金正大元年甲申狀元入元授官翰林承旨日凡寵遇一日以祭葬故主上請允之爲位哭汝水上哀動左右乃私謚爲義宗據法君死社稷曰義其忠不忘君如此又立史院奏帖有云自古有可亡之國無可亡之史蓋前代史冊必代興者與修蓋是非予奪待後人而可公

故也。上允之。然彼時有元好問者。金亡。隱居于家。築野史亭。著南冠錄。以載金事。元人修史。多採之。金史不亡二人之力也。

續通攷云。金元好問。字裕之。太原秀容人。年十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禮部趙秉文稱之。名振京師。興定五年。登第。仕至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詩文爲一代宗工。以金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史已所當任。時金國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言于張。願爲撰述。爲樂夔所沮而止。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乃構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君臣遺言。往行。撫采。撫所聞。有所

得輒以寸紙細字爲記錄。至百餘萬言。今所傳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年六十八卒。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南監史書二十一部

明錦衣衛千戶沈麟奏請命官校勘歷代史書刊布天下。上嘉其志。下禮部議。嘉靖七年十一月。尚書方獻夫等言。史書多殘缺。翻刻而後可垂之永久。若五代以上諸史。惟宋板爲工。多富于富民之家。宜命官購索付之梓。上曰。翻刻書籍。雖係石文之事。但差官購索民間古板。未免騷擾。反滋奸弊。姑已之。第令南京禮工二部將南國子監所存留板。用心修補。以便傳布。十一年七月。重校刊二十一史成。先是南京祭酒張邦奇等請校刻史書。上命將監十七史舊板考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遼金二史原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以成全史。

至是刊成。祭酒林文俊等表進。閩志云。林文俊遷南京國子監祭酒。先是有旨命校刻二十一史。未就。文俊躬率諸生。讐訂竄補。恒至達曙。不數月。缺梓以獻。世廟嘉悅。每御文華殿。指示元臣曰。此祭酒林文俊所刻書也。改北祭酒。

歷代世譜十卷

明初人作紀歷代帝王世次年號。及歷年後為總論。迄元而止。不知何人所撰。弘治癸亥。山東巡按太原陳璘刊而序之曰。史氏之書。代有述作。顧自三代以下。詞誇事侈。卷帙日繁。士有皓首未能窺其一二者。近代君子撮其大要。號為簡便者。數家則又傷于太畧。使讀者茫然不能了其義。心竊病之。頃巡齊魯。所至進諸生程其所業。其間有志于博古亦多。然或鄉窮地僻。不無東坡難于見書之嘆。間以語諸袁僉憲大倫。因得其所藏歷代世譜一冊。不書撰人。而于前元諸君皆有尊稱。意出元末國初儒者手筆。不可考也。其義例先以世系。附以

史斷較諸家撮要之作獨為簡明足便初學乃出廩粟所餘鳩工鍊棗以與學者共焉夫學者之于前古必于其朝代之次第繼禪之順逆治亂之始終皆先知之夫然後因次第以考其時即順逆以觀其人循治亂以極其變而全書巨冊可浸窺矣若此譜所錄不庶幾哉刻成謹書其端用告觀者

資治通鑑綱目合刻各註

明宣德年書林京兆劉寬引曰文公先生修治綱目一書權輕重于一字寓褒貶于直書微詞奧義未易觀讀近代尹氏為之發明推究本義微顯闡幽而文公筆削之深意粲然明白汪氏又為之考異徐氏又為之考證其分註名物難知句讀難曉又得王氏為之集覽陳氏又為之正誤是書可謂明矣惜乎各自卷帙學者難于披閱有終身不得見者莫不慊然今得族弟仁齋先生剡纂而輯之合而為一俾讀者開卷而盡得之真無餘蘊美矣至矣謹用謄錄端請二三明儒三復校正敬壽諸梓嘉與四方君子共之豈不快哉

弘治丙辰莆陽黃仲昭序曰。經以載道。史以紀事。其述
作之體。自不同也。然吾夫子之作春秋。因魯史所載之
事。而以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定其是非。以垂萬世之鑑
戒。則其體固史。而其道實與易書詩禮樂諸經並行而
不悖焉。子朱子因司馬文正公所輯資治通鑑。而修綱
目。蓋做吾夫子春秋之法也。其事固因歷代之所紀載。
而所以定其是非。以垂鑑戒者。亦何莫而非堯舜禹湯
文武之道乎。讀史而不從事於斯。則雖貫穿今古。而無
或遺。則亦不免為玩物喪志。其於脩己治人之道。亦奚
補哉。仲昭承乏提督江西學政。因為學者定讀書之法。
其於諸史。則欲其熟觀綱目。以端其本。顧書坊刻板。歲

久刊缺。而其所附考證考異。及集覽正誤三編。俱類刻
於各卷之後。殊不便於覽觀。又元儒廬陵劉友益所著
書法一編。甚有功於朱子提要之旨。建安馮智舒所集
質實一帙。尤有功於王氏輿地之詳。舊皆未嘗附載于
篇也。仲昭每欲重新繕寫。而取上五編之言。各附入本
條之下。刻梓以詔學者。第患其工費頗夥。非獨力所能
辦耳。一日以語同寅婺源汪君從仁。君慨然曰。是書重
刻於世道。不為無補。當相成之。遂募書人繕寫成帙。請
撫州儒士黎詰。吳錡。鄧傑等。精加校讐。以正訛繆。復相
與規措其工費。方將登梓。而君以賀聖壽入京。仲昭以
職務行部。俱弗獲督其成。遂付南昌滑守浩。同守張汝

舟。俾募工刻焉。蓋經始弘治癸丑之春。至是凡閱四歲。而工告畢。因識其顛末。以見仲昭及汪君所以重刻是書之意云。

弘治戊午。銅陵余以能序曰。吾考亭朱子因司馬文正公所輯資治通鑑而修綱目。蓋倣吾夫子因魯史而修春秋之法。其為世道計至矣。曩者我書林刊刻舊本。傳之四方。奈何久而刻板利缺。而所附考證考異及集覽正誤三編俱類刻于各卷之後。學者不便觀覽。而元儒所著書法一編。馮氏所集質實一帙亦未嘗附載于篇。故四方少有見聞。邇者前右江提學莆陽仲昭黃先生因書林舊本殘缺失次多所未備。乃重新較正。而取上

五編之言。各附本條之下。以便觀覽。以益見聞。昔余在京時。得其繕寫全集。閱玩未忘。及余承乏建陽。乃因公務臨蒞書坊。較勘是書。與所得于仲昭先生者果多利缺未備。乃出示義官劉洪。命其重新繡梓。以廣其傳。殆與四方學者共之。且捐已薄俸以資助之。越三載始成。來請余為序。余于是書重新刊刻之意。仲昭先生之意。序之詳矣。余復何言哉。然余承乏是邑。仰思修是書者。正在吾邑之考亭。而遺可想。刊是書者。又在吾邑之書林。而文獻足徵。噫。叨宰文獻之邦。重新經世之典。亦一時嘉會。况是書之出。而凡有志于格物致知之學者。咸知先正述作懲勸之意。皎然如在光天化日之下。而其

大經大法所以扶天倫。遏人欲。修百王之軌度。為萬世之準繩。亦煥然照灼。天下後世之心目。未必不由茲而加顯也。

張元楨序曰。我朱夫子通鑑綱目。有汪克寬之考異。徐昭文之考證。王幼學之集覽。陳濟之正誤。劉友益之書法。尹起莘之發明。數編者。建陽書肆。舊多刻綴。于是書各卷之末。今江西提學黃僉憲仲昭。以其不便于披閱。乃併錄。于是書各條之下。且具列其序述之意于首。俾讀者一覽可知其大凡。同寅汪僉憲舜民善之。于是相與校讐。刻之以惠學者。而屬元楨為序。惟數編皆有功于綱目。集覽及正誤。名物字義之輯。雖間有不恪。而甚

省學者蒐檢之勞。考異考證。及書法發明。其見互有不。同。其說各有所主。考異考證。一執夫子凡例。以正變例之非。謂變例多傳刻錯誤。或強為傳會。或即夫子未暇更定。嘗以為恨。如黃勉齋李果齋之所云。書法發明。則深以是書筆削精微。全在變例。皆有大關涉存焉。非若正例之義顯易見也。之二說各有攸當。凡例夫子自筆。學者自當據之無疑。但嘗攷之年譜與序例。綱目于夫子諸所著述。成之特早。及觀屬趙幾道編緝之書內。有衰朽殊甚之言。則是書整頓。晚歲猶未竟也。殆例雖早立。編緝雖粗就。而大關之筆削。至晚歲乃定。定之或猶有未悉耳。凡例多事之常。其編輯固可屬之。人筆削必

事之變。非夫子其孰能裁之。二說蓋俱不可得而廢也。善醫者不可無方。亦不可槩以方。善將者不可無法。亦不可槩以法。讀是書者不可無例。亦不可槩以例。誠能即夫子諸所著述。本之以五經。先之以四書。精研通融。而春秋可與語。則是書意指瞭然。諸說之得失。不足辨矣。故以是復二君。而為讀者告焉。弘治丙辰二月甲子序。

宋元綱目

宋元綱目。脩於景泰七年五月。以文公通鑑綱目。至五代止。今命閣臣。倣文公例。編纂上接通鑑綱目。共為一書。纂修官右庶子劉定之。左庶子林文。侍講周洪謨。編脩黃諫。

訂正資治通鑑綱目

明憲宗命儒臣

訂正御製序曰朕惟朱子通鑑

綱目實備春秋經傳之體明天理正人倫褒善貶惡詞
嚴而義精其有功于天下後世大矣顧傳刻歲久間有
缺訛甚至書法與所著凡例提要或有不同是以後
疑焉有攷異攷証之作兩存其說終莫能定朕嘗深求
其故矣蓋凡例提要乃朱子親筆以授門人使據之以
成書及書既成再加筆削則隨事立文時有小異而大
體終不出乎勸懲之外豈可一一致疑其間昔者五經
同異賴漢宣帝命諸儒講論於石渠閣親稱制臨決然
後歸一朕于綱目斯有意焉特命儒臣重加攷訂集諸

善本証以凡例缺者補之。羨者去之。事關大義。若未踰
年改元者。依例正之。至若漢初紀年首冬。惟景帝中後
二年。舊史誤列冬十月于歲終。朱子雖以傳疑。而呂東
萊大事記已考正于次年首矣。此則宜從呂氏。其餘書
法與凡例小異。無大關涉者。悉仍其舊。盡去考異者。
不使並傳。所以免學者之疑。成朱子筆削之志也。考
上呈具如朕意。綱目于是爲完書矣。於戲。是書所載。
周秦漢晉。歷南北朝隋唐。以及五季。凡千三百六十二
年之間。明君良輔。有以昭其功。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
而疑事悖禮。咸得以折衷焉。俾後世爲君爲臣者。因之
以爲鑒戒。勸懲。而存心施政。胥由正道。圖臻于善治。其

于名教。豈小補哉。然則是書誠足以繼先聖之春秋。爲
後人之懿範。不可不廣其傳也。因命繕錄定本。附以凡
例。并刻諸梓。以傳。爰序首簡。俾讀者知所自云。成化九
年二月十六日

歷代紀年圖

宣德五年九月有獻歷代紀年圖者上覽既頌侍御臣曰
唐之後不五十年天下五易主生民之禍極矣周世宗
英武觀其進取之畧制治之心足以平定天下而亦享
年不永何也侍臣對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非人謀所
及上曰國家創業垂統貴有根本三代以下若漢高帝
掃除秦苛以濟蒼生唐太宗革隋弊政以致太平其五
模皆宏遠所以傳之子孫皆長久若後周之主稱兵為道
劫掠京城曾無匡濟之功宗家先覆而世宗以養子繼
之欲其宗嗣之長久得乎宋太祖陳橋之變一號令之
間秋毫無犯極生民于淹溺革叔季之兵禍子孫享國

與漢唐同久者。蓋有仁厚為之根本。豈偶然哉。

天運紹統二卷

明涵虛子懼仙編序曰。纂大業開鴻基者。非天命不足。以戡定區宇。繼天立極。有天命者。必承天運。承天運者。必有統緒。而世次譜系。編年之史。出焉。蓋自伏羲氏以木德紹承天運。木德者。取萬物發生于春。春屬木。東方乃生氣之始。日出于卯。人君以太陽喻之。故以木德王。自是統緒乃作。是以神農氏王火德。黃帝王土德。少昊王金德。顓頊王水德。此五運之相承也。自湯伐桀。以革夏命。仍以水德王。以繼夏之金德也。歷代相承。其譜系皆有所考。而其世次編年。又多不同。有以兄弟而為子姪者。有以伯叔之祖。而世次行列先後者。在五帝之前。

者自秦火之後失其真者久矣。雖載諸史籍者各朝儒
生所編年譜不一。又不可得其真。于是盡寃其圖錄用
心有年莫得其詳。洪武丙子。于御府偶得秘書所載歷
代帝王譜圖。校之與其諸儒所錄其年代世次多不同。
其譜系世次自秦至元有之。自^代義至周亦無譜系。于是
纂成圖錄。編成世次。乃自古之所未有。集之成書。可謂
秘典矣。庶不失其天運之統緒也。書成以紀其所製之
由。目于篇端云。特在永樂四年二月。

又曰。歷代帝王自伏羲至五帝。編年雖載外紀。莫詳其
實。譜系古未有之。其年壽世次皆不具。謬訛者多。其春
秋及通鑑內。周之諸侯年壽世次亦莫詳其實。自漢以

下。載諸簡冊。雖有可考。其間編年譜系世次亦猶未備。
歷代甲子錯亂者多。于是大啓群典。及考之歷代帝王
編年世次。推詳重勘。校而正之。其未有譜系者。編其譜
系。列其次第。紀其甲子。以統治統。而繼天運。比之前代
諸儒所編者亦甚詳矣。

辨堯舜禹三代世次。曰。涵虛子按新安胡氏言。史記帝
王世次。謂昌意曾孫敬康。與堯四從兄弟。為舜高祖。則
舜為堯四世從孫也。與堯同時。堯以二女嫁之。是舜以
曾祖姑為妻。已若可疑。予謂女者。女人之通稱也。恐非
堯之如擇人之女而娶之也。又謂禹與堯亦四從兄弟。
舜亦禹之四從孫。乃先受堯之天下。而後授之禹。又舜

乃鯀之五世從孫乃殛五世從祖于羽山此說難據柳
子云鯀盜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命祝融殺之羽郊予
謂舜以至孝受天命果鯀為舜之五代祖可殺之乎果
殺其父而用其子又其理乎必非有是說也今考之律
歷志云顓頊五世而生鯀若以五世而論之鯀乃蟠牛
之子瞽瞍之姪與舜皆兄弟也若象之以弟殺兄舜亦
不忍為况鯀兄弟相殘之理必無是說蓋殛者流放之
義非殺也容齋洪氏亦言史記稱契十四世湯棄十五
世為文王隔六百年為叔姪又譏其無是理新安胡氏
所謂太史云帝王世紀亦未足為據予謂秦火後史籍
不存所載皆顛倒紛錯此先儒之所未明乃作此以正

之。

隆慶己巳孟春穀旦江夏春山陳憲祁陽育菴袁亨
上谷西潭牛龍蠡吾微山馬永校正同刊共一百二
十一番予見抄本二冊于敬哉王宗伯青箱堂
雲間王圻跋曰高唐王岱翁者我純皇帝三葉之天孫
也性嗜探索白首忘倦海內稱賢大王云業嘗演真人
受命之次推歷代五德之符欲做編年著為圖史以詔
來許志斯勤矣偶見涵虛子所著天運紹統書適會已
意乃捐去舊業重加校梓大端已見簡首所叙余商訂
疑義數條而復係之言

歷代史譜二卷

明新安吳勉學編次廣陵李思睿續編婺州張曼倩序
曰新安吳師古先生刻所編歷朝帝王史譜屬余校而
序之余惟龍門扶風厥有同異廬陵涑水頗謬是非則
史固其難代有治亂國有分合強弱異勢修短殊祚而
譜亦不易然合而不能不分者勢治而不能無亂者理
有分王之勢無二統之時譜之所由作以統之無容間
也夫上下數千年興亡臚列古今幾百王大小鱗陳抑
揚準諸麟經低昂自其鴻筆至于遵綱目以進蜀漢謹
華夷而繼北朝春秋小國悉書僭叛諸人具載綱提領
挈縷析條分洵讀史之前茅稽古之嚆矢矣第統不及

元而編止于宋雖外夸為有據律通鑑則未然爰增廣陵李君之續編兼仿天台方氏之釋統俾有益于來詰庶無愧乎全書儻曰正變既有等差仁暴寧無區別是膠于執一豈妙于通方者哉蓋以世論統則漢之雜霸唐之雜之雜夸終難儼帝儕王以統論統雖秦之暴虐晉之偏安亦可繼周紹漢然則斯譜也非寄筆削于百王特誌國統于各代焉爾

凡例云一書法國統為綱帝王為目凡姓系改元年數皆著其下以便觀覽 一正統稱帝變統稱主皆提一字平書三代以後惟漢唐宋得天下為正始稱正統稱帝若秦晉隋元雖常混一海宇而其得國之由立國之

政難與漢唐並論與七國前後五代俱屬變統稱主 一春秋戰國與秦漢末年諸侯及魏吳北朝五代間各鎮遼金諸國皆降一字書之者示不得與乎統也 一篡逆僭魏五胡盜賊之類不書則一代事實遺而不全故降二字附書以備參考 一周末七雄並爭秦未并吞之先統嘗寄于七國者三十四年所謂正統之變也 觀者詳之 一正變之論出于方正學先生釋統視司馬溫公正朔之說較的確故宗之為不可易之旨 一元譜乃廣陵李思睿氏所續第世祖以前統猶屬宋故降一字書之與遼金夏三國同至混一後始提起續統元末諸國不佞曼猜據歷祚考采補然惟是建號改元

者始錄之。如方國珍、陳友定、倪蠻子之輩，不能悉錄也。

春秋列國世家二十七卷

此書未有刻本，予得見抄本於婁東西銘張太史家。

明顧執洞老人吳國論明卿編次自序曰：漢司馬子長

作史記，其諸侯世家曰：吳曰齊曰魯曰燕曰管蔡曰曹

曰陳曰杞曰衛曰宋曰晉曰楚曰越曰鄭，凡十有四篇

錄十有五家之事，竊見所書事迹類多愆忘。參諸孔子

之經，左氏之傳，若無所相關，且或戾焉。於本事之大者

多畧，顧紀他家事而傷於支，又立意題名，要終昧始，愚

於玩索之餘，願奮效忠之勇，不自量，力搦筆而前，將為

正誤刪繁，欲補逸事，則有不勝書者。故別為春秋世家

紀載，視史記有損益焉。叙國則曰宋曰齊曰魯曰陳曰

衛曰吳曰曹曰杞曰鄭曰越，更晉曰唐，更楚曰荆，去管

曰蔡補滕補薛補秦補莒補邾補郟補許燕在春秋之
世猥鄙自外經傳無所稱述不錄可也念以聖賢苗裔
傳統亦久聊從末附稱曰北燕以別於南燕共紀二十
一家分為二十七卷計二十一萬餘言凡世家昉於周
初以迄周末或及於秦曰春秋者事寔以經為主而採
諸左傳故也惟春秋前傳國世次經傳無考者姑從史
記其有所考及可疑之顯者則亦致詞見意云

列國史補

明豫章華容輯太倉王衡序畧曰司馬氏史記列國世
家不免麤蕩蘓子由歎前氏之拙而其所自為古史于
左氏二國之外卒無一語短長以發新難而訂宿訛則
又何也豫章魏華容氏意惜之既以其全力為全史又
為列國史補大槩以左氏國語國策為本而旁証之公
羊穀梁杜氏年譜諸書同則偏舉之異則錯舉而衷擇
之事疑証以情情疑証以理務求至當而後已

季漢書六十卷

明新都謝少連著翰林院侍讀福清葉向高序畧曰季漢書者新都謝生少連取陳壽三國志而更張之以蜀為漢以吳魏為世家以其臣為外傳以無所附麗者為載記為雜傳以系於漢者為本紀為內傳蓋純然以正統予漢以僭竊斥吳魏矣稱季漢者以楊戲有季漢輔臣贊及後主謚忠武詔策言建殊勲於季漢也書雖於陳氏而其所錯綜擬議辨名實覈是非酌豐約不但竊取其義而且損益其辭則少連之所苦心極力歲十更而草屢易信陳氏之忠臣而史家之正印矣書成將懸之國門而先以示余曰

瑕瑜得失于

子衷焉。能無為吾一言。余曰。

漢魏之際。世

運一大變也。蓋自漢而前。得天下者。有征誅而無篡弒。間有篡弒。亦名之曰篡弒耳。至魏氏父子。幽繫其君。戕其君后。而奪之位。乃自詭於禪讓。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歷五季唐宋。凡竊國之盜。皆祖其術。而以唐虞聖帝。揖遜之盛舉。為亂臣賊子。攘奪之先資。恬然相襲。不知怪也。故夫漢以上。篡臣少。以其跡顯。而其勢有難。以下徑。遂。漢以下。篡臣多。以其機秘。而其辭有可以諱避。此操丕之逆。為千古之魁首也。以義夫子春秋之法律之。其為誅討。不知當何如者。而陳氏徒以魏晉相承之故。乃使其正帝號。承漢統。偃然得附于神明之祚。而涑水

復以其私。伸魏而抑漢。史家謬戾。至此極矣。襄陽紫陽。後先矯正。于是魏氏父子。誦而所謂漢統。帝號。舉而歸之。中山之帝。裔偏安。一再傳之。蜀而世。共稱快也。然陳氏之書。世稱其簡質善叙事。自史記兩漢書外。此為巨擘。徒以統緒舛錯。為正論所不滿。而其所為三國之名。稱鼎足之基業。臚列瓜分於一家之言者。卒莫之。以故操丕之罪。若誅而不盡。誅而赤帝如綫之緒。寄於蠶鳧之區。四十餘年而不墜者。若神而不盡。伸。今謝生此書行。于是魏氏父子。愈誦國不三而足。不鼎而向。臚列瓜分者。較然辨黑白而定一尊。而世愈稱快也。嗟夫。此豈一人之私。一己之見。足以易千百年來天下之人。

耳目哉。謝生之言曰。孝獻昭烈。一可當周之報。一可當周之魯。彼吳魏者。不過秦之惠文。越之句踐而已。而或者猶以封疆之大小。統馭之完缺為疑。至近世趙文肅著統論。乃謂三國既裂。九圍不綱。昭烈雖賢。史臣不能先天而與人以統。若深病朱元璋。帝蜀之非者。亦獨何哉。然則謝生者。又紫陽之功臣也。

少連自叙曰。夫子於易書詩禮樂。均任其述。而獨作春秋。故曰。吾志在春秋也。顧當其時。周室衰矣。異姓諸侯。置弗論矣。諸姬之國。吳強而盟會不通。晉強而政權不一。亦姑舍是。魯雖弱。實秉周禮。且有舊史。可以取裁。矧是周公之胤。而同姓諸侯之大宗也。於是。以王天尊。

周以宗國主魯。以列國賓諸侯。而春秋成焉。弟子左氏乃為之傳。爰肇編年之體。其後荀悅。袁宏。張璠。鄧粲。各以一代之史。遵之。迄涑水氏。考亭氏。方合歷代之史。而成通鑑綱目矣。司馬遷崛起立家。特創列傳之體。而班范以下。諸史。又遞遵之。陳壽亦其儔也。夫三代而下。漢得天下為正。卜世歷年。強半於周。雖至三國鼎分。能合獻虛位。猶號天王。昭烈偏安。猶稱帝胄。若在周季。一則為周之報。一則為魯之隱。彼魏吳。雖強。毋論非魯。尚非晉吳。不過秦之惠文。越之句踐而已。藉令夫子而作漢春秋。斷然以天子予昭烈矣。况忍奪孝獻三十年之帝歷。而亟以予曹操乎。陳壽既嘆諸葛責辱之讐。復阿司。

馬繼統之旨。遂夷孝獻以帝。曹操歷紀五世。貶漢為蜀。從而冠之。涑水祇緣先世典午之後。因循不改。幸猶革帝操而始帝丕。更反蜀而仍為漢。此亦其公道之有在也。善乎習鑿齒之言曰。曹氏漢賊耳。二帝漢宗也。堂堂有晉公為漢室刈曹。而于一年無統之中。直接其統。安得云魏晉相承。而曰魏晉春秋乎。此於春秋之義。深為得之矣。張棻作經世紀年。直以昭烈上接孝獻為漢。而列魏吳于下方。考亭綱目因之。帝昭烈而冠魏吳。是皆陰刷國志之陋。顯登通鑑之訛。即二子生平服膺君實。而于此確有所不惜。編年一史。則二書固已大正名分。括張鄧諸子而接左氏矣。然而三國志竟與諸列傳。

之史。列在學官。劉知幾持論。徒托于東通。范祖禹陳亮欲改而未暇。蕭常作續後漢書。楊煥然駁正漢書。謝翊作季漢表。而俱未成。逮至昭代。如武進唐順之。南昌魏靖國。建昌鄧元錫。錢塘邵經邦。亦皆倣鄭樵。而合列傳之史。以成一書。欲以配涑水考亭二史。其于三國之時。稍稍裁易。尚未犁然。顧皆未嘗獨改國志為漢書也。髮覆顴。即就緒史一閱。及此。不勝拊膺。猶然愛其文帝。而且亮其遭際。故隱忍終篇。而更不嫌屢展卷也。竊不自量。乃即其書。而宰割之。綜其實事。削其誣辭。易其名稱。彌其脫落。斷自孝獻皇帝起。直繼以昭烈皇帝。後皇帝。尊漢三朝為帝紀。以漢室諸臣為內傳。等魏吳為世。

家以魏吳諸臣為外傳別表呂諸雄為載記以田陳諸人為雜傳仍訂定裴松之註參傳其中題之曰季漢書蓋十餘年於茲易草者數矣書成引其大端而節目數十則具於續簡萬歷壬寅長至日

是書六十卷本紀三內傳十七世家六外傳三記三雜傳一又作正論五篇答問二十二篇凡例十四條皆有意在京王圖序云陳壽書以三國為名三國敵體之也壽亦心知漢統之必不可干而其勢又不能不尊魏故特存敵體之名以見意後朱尊之說本此又翰書人李維楨序云王崇補東許蓋掌禮儀卻正祕書郎蜀史臣也成都景星羣

墮江秭歸益州望氣蜀史事也王幼遠蜀書壽良諸葛忠武事其說者子多為先達及文士傳蜀文獻也而云忠武不立史官致蜀事寥寥將誰欺乎黃汝良三國志序亦云爾文昭所見乃錢塘鍾人榮校刻本



